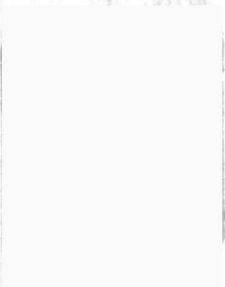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詩經釋疏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簡明目錄

詩經稗疏四卷國朝王夫之撰皆攷證名物訓詁以補先儒之所遺率參驗舊文抒所獨得雖閒傷偏駁而可據者多末附攷異一篇叶韻辨一篇攷異末爲賅備叶韻辨持論圓通頗足解諸家之轆轤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詩經稗疏四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皆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則據史記謂洛陽爲周南之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辨鷓鴣之爲山禽而非水鳥雀角之角爲味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於獸則辨九十其犇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犇之文釋之不當以黃牛黑唇釋之駢剛之剛爲犗則以牛脊言之於艸則辨萋爲藿葦之屬而非萋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蔽於木則辨詩言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榛楛之榛卽詩之所謂柂而非榛栗之榛於蟲

則辨斯螽莎雞蟋蟀之各類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贏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於魚則辨鱣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鮪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爲鱒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校爲兩轎上出軾者之未諳車制及毛詩傳訓檠爲歷錄爲紡車交檠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堂稱觥爲飲酒於序而非如集傳所云幽公之堂祿將之訓爲灌與奠一義而力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葛屨五兩之五通伍爲行列之義木瓜桃木李爲刻木之物堇荼之荼通塗爲穰艸和泥奉璋之璋爲牙璋連下文六師以爲言未免近鑿至於生民一篇謂姜嫄爲帝摯妃平林爲帝摯時諸侯之國推至見棄之由則疑爲諸侯廢摯立堯之故卽以不康不寧爲當日情事無論史冊無明文抑與祭法禘嘗郊稷之說異矣四卷之末附以攷異一篇雖未賅備亦足資攷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轆轤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殆猶竟陵鍾惺

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雖不作可矣

詩經稗疏目錄 附攷異

卷一

周南召南 雝鳩 左右流之 卷耳 葛藟 薄言 蔓 汝墳 薇 蕨

藻 筐筥 有齊季女 蔽芾甘棠 雀角鼠牙 委蛇 樸楸 騶虞 不

可以茹 燕燕 寒泉浚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荼 涇渭 方之舟之

旨蓄 伊余來暨 流離 左手執籥 飲餞于言 肥泉 莫赤匪狐莫黑

匪鳥 蘧篠不鮮 副笄六珈 玼瑳 展縟絺 孟弋 誰因誰極 淇澳

棗竹 重較 衣錦褰衣 譚公 抱布買絲 頓丘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芄蘭 佩觿佩鞞 木瓜 右招我由房 啜其泣矣 彼留子嗟 二矛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摻執子之祛兮 雜佩 舜華 子都 游龍 籜

秉簡 芍藥 葛屨五兩 盧令令 展我甥兮 宛然左辟 彼汾沮洳

蕘 伐輪 貆 碩鼠 樞 栲 蕝 苦 收 五檠 釜續 艘輶 竹

閉緄滕 有條有梅 六駮 無衣 麻紵 鴉 周道 蜉蝣 鳴鳩 四

國有王 郇伯勞之 七月流火 褐 秀萼 于貉 斯螽莎雞蟋蟀 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 鷓鴣 鶴鳴于垤 有敦瓜苦 親結其縢 伐柯

卷二

萃 離 潛酌 象弭 旂旐旆鳥章 在宗載考 焦護鎬方 織文 以
先啓行 魚鼈膾鯉 張仲孝友 芑 簞箒魚服鉤膺條革 隼 振旅闐
闐 漆沮 百堵皆作 穀 稗 下莞上簟 載弄之瓦 特 虺蜴 朔
月辛卯日有食之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 桑扈 如或疇之 予慎無罪
暴 墳簾 杼柚 佩璲 先祖匪人 我從事獨賢 鼓鍾將將 笙磬同
音 或肆或將 祝祭于祊 曾孫田之 南東其畝 中田有廬 祭以清
酒 田祖 坻 田穉 秉畀炎火 斂穧遺秉 秣幹有爽 先集維霰
舉疇逸逸 有頌其首 猱 如塗塗附 充耳琇實 尹吉 藍 英英白
雲 澎池北流 芑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

卷三

殷士 裸將 摯仲氏任 纘女維莘 其會如林 鷹揚 莖茶如飴 柞
 械 混夷駢矣 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 榛楛 黃流在中 憎其式廓 其
 蓄其翳 柶 串夷載路 以按徂莒 侵自阮疆 鮮原 是類是禡 靈
 臺 辟離 豐水有芑 生民 誕降嘉種 取羝以較 肆筵設席 四餼
 既鈞 酌以大斗 鞞鞞容刀 執豕于牢 其軍三單 取厲取鍛 戎雖
 小子 泄泄 夸毗 則莫我敢葵 蝟蟪 匪上帝不時 飛蟲赫 職涼
 善背 靡神不宗 云如何里 錫爾介圭 仲山甫 梁山韓貊 鉤膺鏤
 錫 條革金厄 程伯休父

卷四

單厥心 時邁執競 思文 筦 肅雝和鳴 鱣鮪 和鈴央央 條革有鶴
 實函斯活 載弁佻佻 自羊徂牛 不吳 茆 白牡駢剛 犧尊 毛
 魚 三壽作朋 魯邦所詹 居常與許 依我磬聲 天命玄鳥 韋顧昆
 吾 采入其阻 景山

詩經稗疏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周南

周南召南 鄭氏詩譜曰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文王之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邑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其詩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胡氏春秋傳亦曰周南先王之德召南先公之化故朱子集傳以周南皆文王后妃之德而召南爲侯國之詩今按何彼穠矣以詠王姬彼茁者葭用賦靈囿與桃夭鵲巢初無同異何所分於王侯賢聖哉蓋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洛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而兩分之史記謂洛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周南則今漢中商洛興安鄖夔順慶保寧是已其國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洛興安鄖夔順慶保寧是已其國

之風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今雖亡攷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也汝墳言江汝之閒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繫之周南若召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焉又東別爲沱過都安縣今湔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繁縣汜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水今嘉陵南之地集傳以景陵之沱汜當之未是又殷其雷之詩曰在南山之陽南山終南山也爾雅山南曰陽自漢中而東至均州皆在終南之陽於春秋爲庸麇召南在陝州之西明矣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

雎鳩唯从且爾雅雎鳩王雎郭璞曰鷓類今江東呼之爲鷓好在江渚山邊食魚

說文白鷺王雎也顏氏匡謬亦云雎鳩白鷺又爾雅鷺白鷺郭璞曰似鷹尾上白禽經雎鳩王雎魚鷹也亦曰白鷺陸璣疏曰幽州人謂之鷺陸佃曰鷺性好峙立

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以諸說參攷則睢鳩之爲魚鷹其名曰鶚明矣謂之鳩者鷹之屬通曰鳩鄒子所謂鷓鳩者鷹也雖食魚而非水鳥故郭璞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經言在河之洲非常在也本爲鷺鳥之屬故毛公云摯而有別摯之爲言鷺也其鳥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時交則雙翔別則異處以其立不移處別則異所故以興夫婦有別之義李時珍本草言其翱翔水上扇魚令出一名沸波又能入穴取食一名下窟鳥其尾上白者曰白鷺是已集傳以爲鳧鷺之屬殊爲失實鳧鷺水鳥睢鳩山禽鳧鷺小鳥睢鳩鷺鳥相去遠矣

左右流之爾雅流擇也芼擻也說詩者自當以爾雅爲正毛鄭謂流求也芼擇也於義未安擇者於衆草中擇其是荇與否擇而後擻之於文爲順擇有取舍不必皆得故以興求之不得擻則得矣故以興得而友樂之集傳曰流順水之流而取之采藪者或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水或在左或在右若必於順水則左而不右右而不左矣又曰芼熟而薦之也依禮記芼羹之芼以立義旣熟而在鉶矣何分於左右乎古字義不一未可執一以釋之

卷耳 爾雅卷耳苓耳毛傳用之郭璞云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博雅云苓耳蔬常
泉胡泉泉耳而陸佃埤雅引荆楚記云卷耳一名瑤草亦曰蒼耳殊爲差誤蒼耳
一名耳瑤草言其實如耳瑤一名羊負來以其實黏羊毛上一名野茄葉似茄也
湖湘人謂之羊矢草實形似羊矢也其草拔地而生高者三尺許獨莖多枝初不
叢生葉全不似鼠耳蘇頌本草據陸璣疏言其蔓生可煑爲茹又與郭璞叢生說
異一蒼耳且不能定況可引釋卷耳卷耳有泉耳胡泉之名必有與泉相類者葉
如鼠耳則小而圓長葉上有細毛柔輒可知今野藪有名鼠耳者王鴻漸野藪譜
謂之猫耳秃葉青白色與陸璣之說合湖湘人謂之爲鼠茸清明前采之春以利
米粉作糝有青白瓢如泉麻味甘性溫葉上有茸毛正如鼠耳準二雅及郭氏之
言必此爲卷耳而非瑤草明矣此草可和粉食而采之頗費尋求故云不盈頃筐
若瑤草枝葉繁而隨地多有且其臭不中食何事采之而患其不盈乎

葛藟

集傳但言藟葛類未實指爲何物按藟或作槩其類不一爾雅諸慮山槩

郭璞云似葛而蠶大今俗謂之土葛者是皮黑可用爲索縛茅屋椽不堪作布爾

雅攝虎鼻郭璞云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本草謂之黃環結莢如早莢小而無油一名紅葛又蓬藥似覆盆子蔓生繁衍莖有刺葉如小葵面青背白有毛六七
月開小白花就而結實如桑椹熟則紫黯有小黑毛甘而可食俗名割田藤讀如拋
又千歲藥一名梁蕪一名巨苾蔓生緣木葉似葡萄子青赤藤中有白汁可入藥
用陸璣定指爲巨苾既未詳實而云似蓼莩則又蓬藥非巨苾也辨物之難如此夫

薄言 方言薄勉也秦晉曰薄南楚之外曰薄努郭璞註曰相勸勉也薄言采之者采者自相勸勉也薄送我畿者心不欲送而勉送也薄言往愬者心知其不可據而勉往也凡言薄者放此毛傳云薄辭也凡語助辭皆必有意非漫然加之
萋 毛傳云萋草中之翹翹然似謂萋爲草特出之貌而非草名於文義未安陸璣陸佃皆以爲萋蒿而集傳因之按萋蒿水草生于洲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但可采摘爲菜不堪刈之爲薪與楚爲黃荆莖幹可薪者異則二陸之說非矣管子曰葦下於藿藿下於萋則萋爲藿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

汝墳 爾雅墳大防毛傳集傳皆用之然隄防所以固土窒水例禁樵蘇孰敢於上伐其枚肆墳當與潰通爾雅汝爲潰郭註云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引此詩以證之則潰乃汝水旁出之支流當從郭說

召南

薇 集傳云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古山閒人食之今按蕨之有芒而大者色黃蓋貫衆之苗俗呼野雞尾味辛苦有毒無食之者說文薇菜也似藿藿豆苗也陸璣疏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字書薇野豌豆則薇非蕨類明甚爾雅曰藨從水生薇垂水若有芒之蕨植生山崖而不垂水次唯野豌豆多生溪澗之側故曰垂水此豆俗呼老鼠豆其結角似鼠尾也陸佃謂采薇蕨以祭尤屬疏謬未聞蕨之可登於俎况貫衆苗乎世人相承之譌遂謂伯夷叔齊采蕨以食孤陋而誣不可救正有如此者

蘋藻 毛傳云蘋大萍也爾雅云萍萍其大者蘋毛公據爾雅以說此詩郭璞引此詩以註爾雅皆未精悉按萍有二種楊花飛時生五月多死小者葉圓而綠大

者葉蹙而紫味苦臭惡性大冷方家或以療疽熱之以熏蚤蟲能壞人衣其不可爲茹以食以祭明甚若世所謂蘋者別自一種謝翱楚辭芳草譜云蘋葉正四方中坳如十字根生水底葉出水上此草今所在有之俗呼田字草四葉合成一葉中露水光如田字然臭味粗惡亦不堪食陸璣曰可糝蒸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豈其口之性與人殊哉抑未嘗嘗之而道聽以說耳舊說以爲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鉶羹之芼調以滑甘夏葵冬苴皆滑甘也而魚羹以苦澀之蘋徒取潔清之義不恤其臭味鉶羹有芼以人道事神也人不可食神其歆乎按山海經有草名曰藿草其狀若葵其味若蔥說文無蘋字字正作藿音荷真切許慎亦謂之大萍則藿蘋一也呂覽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言崑崙者著其尤美者耳不必崑崙而生也蘋蓋蓴葵之類滑脆如蔥白者湖州圖經以爲不滑之蓴是也柳惲詩汀州采白蘋言其根之白也邱光庭兼明書以田字草花白而關圖經之謬不知言白蘋則蘋本白而非以花言明甚皆不思之過也圖經言不滑者較蓴爲不滑耳非全澀也此草陳藏器本草謂之萍蓬草葉大似荇花黃李時珍曰似荇

葉而大徑四五寸六七月結實狀如角黍楚王渡江得萍實凡萍之屬唯此有實其根如雞頭子根作藕香味如栗故一名水栗子又云花有黃白二色葉如小荷葉似蓴葉而大頗似馬蹄今陂池中往往有此俗呼水藕兒其根可煑食王鴻漸野菽譜繪之似蓴苳而大本草言其甘澀與圖經之說脗合矣藻陸璣曰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其一莖如釵股葉如蓬蒿按此二種莖皆硬韌不可食人或植之水中以飼魚者而璣云皆可煑食非也爾雅著牛藻郭璞云細葉蓬茸如絲可愛此藻王鴻漸野菽譜謂之牛尾蘊葉如髮莖如聚藻聚藻莖似釵股略似菱根故廣雅云菱菜藻也蘊乃蘊字之譌牛藻亦謂之蘊左傳所謂蘊藻也性極冷古人體質厚可食今人非凶荒不食不如似蓴之蘋能益人古今通食之

筐筥 毛傳方曰筐員曰筥集傳因之按高誘淮南子註云員底曰筥方底曰筐說文筥籜也博雅籜菘也菘卽筥也蓋筐上下俱方筥上橢方而下員如飯籜然方員以底別非筥之竟爲員器如今籃也

有齊季女、毛鄭以此稱女故惑於小戴昏義謂蘋藻之奠爲教成之祭傳則曰

牲用魚芼用蘋藻箋則曰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又曰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按教成之祭雖因女而舉而女子在室未與成人之列遽使主祭將無有躡等速成之過乎女之在教猶士之在學也士入學舍菜必師主之士但從執事焉此教女子者必有保傅之姆則主祭者必司教之人而非女子之自主也不待問而知由此思之尸之爲義不訓爲主審矣祭之必有尸也古道也孫則爲王父尸矣禮文殘闕不言祭妣何尸要必非一人而爲二鬼之尸亦必非男子而爲女尸妣必有尸季女者未嫁之女也於妣爲女孫王母之尸舍孫女其誰哉若集傳竟以季女爲大夫之妻則妻而稱女尤爲草次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序統一篇而言以大夫之妻慎於祀事采蘋藻而盛之湘之奠之又迎有齊之季女以爲之尸故曰可以祭祀也女非妻妻不稱女大義炳然集傳遵序以駁傳而不知其顯與經戾矣有齊云者言其莊敬有如齊也尸不與散齊致齊之列故言有齊以歎美之若主祭者濟濟穆穆豈但有齊而已哉不言男尸者義繫乎大夫之妻從其類

而言猶少牢饋食禮不言女尸各從所重而言耳或疑蘋藻非正祭豆實之品則此乃鉶羹之芼原非豆實故不見于禮文若牖下之云則于以奠之二句以咏事神于堂之事而誰其尸之二句乃咏事尸于室之禮一篇始終祀事文義原不相蒙也

蔽芾甘棠 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按棠杜皆槿梨也木色白者味甘色赤者味酸澀今人以接梨樹者其樹高不過尋丈葉近下生枝刺繁密故曰蔽芾鄭箋云召伯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說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皆相傳之謬也侯伯巡行必有館舍官司其事卽令入邑何至妨民蠶桑如其踞坐山麓磨棲鳥集不近人情過爲飾儉不亦上下無章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且其聽訟也將褻服以聽之乎抑必服命服以涖之邪弁帶而坐灌莽之間是所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甘棠蔽芾非喬木之陰桑蠶之時葉生未齊晴日陰雨不能庇蔭藉云作草舍于樹下尋丈之木下不逾數尺蝸廬寄其下召公而非侏儒也必俯偃而入

垂頭而坐亦甚可笑矣卽令召公偶依樹而休息亦必喬林之下安有就棠杜而布席之情事言之不經不待博雅之士而知其不然也此蓋召公所稅駕之館階除之側偶有此木政閒游衍聊爾眄賞後人因爲禁約以寓去思耳所羨所憩所稅云者誌其館也匪兇匪虎率彼曠野非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異端安能爲此哉鄭氏又以爲聽男女之訟尤爲不典直以下行露一篇相牽附耳周制遂士所聽之獄訟成士師受中麗刑殺之法者王欲免之則三公會其期縣士之獄則六卿會之若四方諸侯之獄訟訝士所掌公卿不與猶今郡邑戶婚之訟監司且不聽理召伯稱伯乃分陝以後之詞當文王時召公不得與西伯同稱爲伯此蓋周有天下建邦分牧之事召公已位三公唯會免王畿六遂之死刑世傳甘棠館在今河南宜陽縣則東郊南國之地六卿且不會焉若以二伯之長問侯甸之婚姻越職下侵日亦不足矣此則說苑述職之說較爲可信而男女之訟爲亡實之言明矣

雀角鼠牙 先儒說此俱以爲雀無角鼠無牙孫公談圃云鼠實有牙曾有人捕

一鼠與王荆公辨荆公語塞今試剖鼠口視之自知孫說之非妄誤者蓋由不察
角本音錄借音爲覺因以雀頭不戴角覺生誣鼠無牙耳李濟翁資暇錄辨角字
音義甚詳唯牛羊鹿犀頭上之角借音覺若漢角里先生禮君夫人鬢爪實于角
中皆正音錄玉篇東方爲角亦音齧其或別立角字者俗文不成字角錄味也故
曰與之角錄者去其齒傅之翼者兩其足言有味以啄不須齒齧也誤者乃謂牛
有角覺而無上齒又何以處鹿羊之有上齒乎戴角含齒不相代爲用非猶夫有
翼以飛則可減足以行也雀實有角錄鼠實有牙有角錄故穿屋有牙故穿墉健
訟者取以喻己曾有婚姻之約此四句述訟者之誣詞而下始堅拒之且室上覆
蓋者曰屋雀有味故能啄穿茅茨鼠有牙故能齧穿墉土若頭上之角覺但用牴
觸亦何能穿屋之有讀者但知角字正音則文義冰釋自不疑鼠之無牙矣

委蛇

山海經蒼梧之野有委維郭璞註云卽委蛇委蛇蛇也蒼梧今猶多蛇土

人以爲有神後漢書委蛇大如車輪亦謂大蛇也委蛇云者蛇行紆徐柔折身委
曲而取道端直故以擬動止從容之度宛曲而自無回衰故鄭云委曲自得之貌

委讀如威蛇本音湯何切徐鉉曰俗作食遮切古人草居相問無它乎廊風委委
佗佗義與此同字或作蛇或作佗本皆它字

樸檄 樸檄檄也爾雅云檄樸心蓋檄之庫者其樹高不過數尺葉大亦有橡
斗俗謂之大葉檄

騶虞 毛公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機亦云集傳因之山海經言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註云
卽周書所謂夾林酋耳者按逸周書言酋耳食虎豹則又與不食生物之說不合
太公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得騶吾獻之紂淮南子曰散宜生
以騶虞雞斯之乘獻之紂高誘註曰騶虞日行千里謂之曰乘則又以騶虞爲千
里馬矣東方朔傳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朔曰所謂騶牙也吾
牙虞音相近或以爲虎或以爲馬或謂似虎或謂似麋或謂白黑文或謂五采具
總之漢人惑於祥瑞而附會之淮南則因散宜生獻文馬而曲爲之說皆不足信
要於壹發五紕之義亡取焉夫以義獸比王仁而禽獸以不多殺而蕃似也然獸

雖多安能壹發而獲五且壹發而五殺亦多矣蓋壹發而五者人爲之也詩傳曰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申公說曰騶虞美虞人之詩賈誼新書曰騶虞
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三牲而食以優飽也
虞人翼五羆以待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之敬之至也尊
其所主敬慎其所職掌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歐
陽永叔楊用修皆以賈書爲正而辨世無騶虞之獸所謂翼以待者素畜而攤之
於車前以便射也今制御獵苑中則有司縻獸以待臨時縱之乘輿之前使卽射
獲五羆五縱數必五焉人爲之明矣賈生之說旣與詩傳申說脗合卽以合詩序
義亦可通虞人雖能舉其職以敬上然亦可見非馳騁淫獵上仁而下義故曰鵠
巢之應先公之德也上下相親百物備享故曰仁如騶虞如騶虞者如此詩之旨
也周自文王有靈囿西土之民樂而咏歌之今也頌聲被于南國故曰天下純被
文王之化迄乎成王之世庶績登百官治下逮虞人而忠厚至故曰王道成也何
必如司馬相如之誇般般者而後謂之瑞應哉戴埴鼠璞亦能辨此而引天子田

獵七鷙咸駕之文以鷙爲御人則鑿矣

擗風

不可以茹 傳云茹度也按茹有訓度者獵狃匪茹是也乃假借立義與如通言度其相似也鏡之鑿形自然不爽無待恃度且此言不可以茹而云不可以度則是率意待物不近人情何以自鳴婦順哉茹本訓吞也無所擇而吞受之謂故草食曰茹鑿之受影物含其中有吞之象焉凡人物妍媸之狀順逆之形皆納之而無訢無距有不擇而受之象焉我心匪鑿則不可以雜受夫妍媸順逆而無所距也既不能容受非理故難禁其憤懣之溢而思愬焉故下云薄言往愬不能茹而思吐之也

燕燕 獨言燕者白脰鳥也疊言燕燕者駟也爾雅分言之甚明駟玄鳥也集傳云燕駟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蓋沿呼燕燕爲燕而未攷之爾雅

寒泉 浚 此二水註疏俱無攷按淮南子墜形訓云浚出華竅又陳畱風俗傳

浚儀縣北有浚水浚儀今開封府地則浚水當在祥符中牟陳畱間也左傳衛侯

伐邯鄲次于寒氏杜預曰寒氏卽五氏以傳攷之寒氏在中牟之北稍西寒泉疑卽寒氏之泉又按山海經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以經文澌之此水在濟水之東後漢書注云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與山海經合但去浚爲遠恐非此之寒泉乃經云在浚之下則濮陽爲浚水下流之墟或不妨言在其下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葑傳云須也爾雅須葑菘又曰須殮蕪郭璞註謂似羊蹄菜葉細味酢者誤也葑名不一故多淆譌說文謂之須從方言謂之蘆陸璣草木禽魚疏謂之蔓菁陶弘景別錄謂之蕪菁陸佃埤雅謂之臺菜孟詵謂之九英菘劉禹錫嘉話錄謂之諸葛菜其菜北方廣種南方僅有陸佃云南種一年化爲菘二年蕪菁種都絕似菘似芥似蘆菘或謂之大芥今南人俗呼芥菜蘆菘葉類芥莖粗葉大而厚根長而白味辛而苦黃花四出結角角中子圓而紫赤葉粗出甲可生啖葉舒可煑食葉老采根醃爲菹食子可壓油北齊祖斑薰目傷明者是也菲毛傳曰芴也爾雅菲芴郭璞曰土瓜也土瓜者月令謂之王瓜三月生苗引蔓

多鬚葉圓如馬蹄而有尖面青背淡澀而不光七月開五出小黃花成簇結子纍纍熟時或黃或紅圓而長一名鉤蘆一名野甜瓜今俗呼爲冬瓜其葉嫩時可采爲茹其根江西人栽之肥壤掘取食之似葛根而味如薯蕷陸璣言其莖粗葉厚而長有毛是也蘇頌本草謂菲芴土瓜別爲一種非是此土瓜葉根皆可食正與詩義脗合下體之義毛公曰下體根莖也集傳曰根有時而美惡今按此二菜初則食葉後乃食根當食根時葉粗老而不堪食則是根可食而苗爲人棄無以下體者不可以莖葉之惡而不采其根也謂之下體者凡物有從生者有橫生者有逆生者皆以所從受氣味之滋養者爲上體人從生則首在上爲上體而足跌爲下體禽獸橫生則喙啄在前爲上體尾在後爲下體草木逆生則根在下爲上體葉在上爲下體人獸響首則斃草木絕根則萎故俗呼芋芥蘆菹之根爲頭葉尖爲尾尾者下體也在草言草不得以人之上下爲上下矣

荼 毛傳云荼苦菜也蓋言菜之苦者非月令之所謂苦菜菜以苦名者也顏氏家訓乃引易緯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以釋此荼誤矣顏氏言一名

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乃廣雅所記自別一類非茶也其尤
誤者徐鉉以說文無茶字謂卽是茶不知爾雅檟苦茶在釋木篇中本非草類漢
以上人無煮飲之者王褒僮約始有烹茶買茶之文楊銜之作伽藍記時北人尙
不知啜茗其始唯蜀地產而蜀人食之後世乃移種於江淮若河北則土不宜種
邨安得有此而周原亦安得藝之哉凡菜名苦菜者有六一廣雅所言游冬苦菜
似苦苣而秋生者也二貝母苗詩謂之芑陶弘景別錄謂爲苦菜也三龍葵陶弘
景所謂苦菜乃是苦蕒一名苦葵一名天茄子四月生苗嫩時柔滑可食葉圓花
白莖大如筋結子如五味子者也四酸漿草爾雅謂之苦漿上林賦謂之葳針音
一名苦耽一名燈籠草葉如水茄可食開小白花結子作殼如撮口袋中有子如珠
者也五苦苣今之苦蕒六敗醬今湖湘山谷多有之葉條長有鋸齒春生莖弱秋
則莖如柴胡引蔓節節生葉味苦而有腐氣山野人采之瀹過揉去苦味以爲菜
茹或乾之與米同煮以禦荒此則今人所正名爲苦菜者也凡此六種要非毛傳
所云荼苦菜者蓋此六種雖苦而中有微甘食之而美此詩甚言其苦與薺相形

而或生山谷或生園畦非田野繁生之惡草良耜之詩何以云藜邪故集傳云茶苦菜蓼屬其說肆矣蓼而謂之菜者古人以爲調和之具內則言濡豚包苦實蓼鄭注云苦苦茶也以包豚殺其氣而韓保昇言香蓼宿根重生可爲生菜蘇頌謂春初以壺盧盛子水浸透挂火上使暎生紅芽取爲蔬以備五辛今人不食亦不種古今異味也或曰茶或曰蓼者崔豹古今注曰紫色者茶青色者蓼其味苦辛食之明日按蓼類不一有青蓼香蓼紫蓼木蓼皆生旱地水蓼馬蓼則生川澤水次茶者紫而香者也茶辛而苦蓼不苦而甚辛故許慎云茶苦茶蓼辛菜薺虞也薺虞水蓼苦茶原野之薺薺虞唯可造麩苦茶古以和味集傳以爲蓼屬亦明其類同而種性異也

涇 涇 集傳云涇出鳥鼠今按涇水源出涇源縣南谷北流乃徑鳥鼠山下轉而東流過涇源縣禹貢所謂導涇自鳥鼠同穴者于中流導之非其所出之始也涇出鳥鼠相承之疏也涇水出平涼府郡治西南筭頭山流經涇州邠州醴泉涇陽至高陵入涇集傳亦略

方之舟之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方舟舟特舟也此言以舟渡水異於泳游兩舟相併尊者安也鄭箋以方爲附未是

旨蓄 鄭箋云蓄聚美菜集傳因之但云美菜未知何菜曹植七啟言霜蓄露葵蓄與葵並言亦一菜之名耳按劉熙釋名瓠蓄破瓠以爲脯蓄積以待時用之也北方冬無蔬茹故剗瓠宛轉爲條若古之脯脩冬則漬煑食之旨甘也瓠有甘苦二種甘者中食苦者不中食旨蓄者甘瓠之蓄也

伊余來塹 毛傳曰塹息也集傳因之按此詩始終自道其中饋之勤敏而不屑及牀第之燕息與氓之詩貞淫迴別黽勉禦窮豈在居息之情哉塹塗也露溼土以仰塗也劉熙曰塹猶媵媵細澤貌也此言支撐塗飾以成家卽前所謂就深就淺飾亡爲有之意民之攸塹義亦同此不懈于位以勤民事則民得蒙其潤澤矣若訓息之憩从舌从息一或作愒與塹音相近而義別

流離 鹽鐵論註云臬流離也關西人謂臬爲流離陸璣疏云張奐言鷓鴣食母蓋土臬也臬鳥之醜自小已然不待其長毛傳言其少好長醜非也臬夜則攢晝

則爲衆鳥所逐竄伏茫昧無所容身故曰瑣尾言其卑末伏竄之象以比黎侯之迫逐于狄人無所容身以六義言之比也

左手執籥 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鄭注曰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

舞也籥者鄭玄郭璞皆云是三孔遂吹之易以成聲不用按撮故且吹且舞無礙於右手之秉翟今小兒所吹悶笛近之集傳以爲如笛六孔則管也非籥也

飲餞于言 順德府唐山縣有于言山廣輿記曰飲餞于言卽此據此則出宿于

于者當卽漢之發干讀如寒今東昌之堂邑也干言爲近但此詩首言泉水流淇皆

衛西之地而干言乃在衛東北蓋此女追憶百泉淇水故國之景物而非因所見以起興也二章曰出宿于沛沛水有二或作沛或作濟一出贊皇一出濟源王屋此所言者乃贊皇之沛一名槐水者非王屋之沛瀆也

肥泉 集傳但言肥泉水名未詳其地今按肥泉在淇縣犍爲舍人曰水異出同歸曰肥是水異出同歸故蒙肥泉之名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毛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言狐類皆赤烏類皆黑所謂

同昏之國不能辨其是非也集傳乃謂狐鳥不祥之物人所惡見按鳥者孝鳥王者以爲瑞應其以鴉鳴爲凶者乃近世流俗之妄古人不以爲忌且北人喜鳥而惡鵲南人喜鵲而惡烏流俗且異況於古今擲之詩人非今南人也若狐之爲妖怪傳自唐人小說故世厭惡之古人以其溫文用爲君子之裘何不祥之有周禮服不氏誓蒺氏所毆者訓狐鬼車之類漢人忌鵬爲凶耳狐與鳥初非妖異當以毛傳爲正

蘧條不鮮 鄭箋云鮮善也如字音斯先切史記數見不鮮毋徒溷乃公爲也與此意同若以爲鮮少之鮮上聲則蘧條者一宣公而已安所多得之而曰不少邪不殄者言其宜死而不死也集傳未是

鄘風

副笄六珈 毛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集傳因之今按周禮追師所掌則編髮爲之者編也非副也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如今步繇搖音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其象如今假髻矣服之以告桑也副者

翟衣之首飾編者鞠衣展衣之首飾劉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漢雜事皇后服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鑲漢去古未遠假髻以當編步搖以當副華鑲所施蓋卽劉熙所謂衆物成飾者乎副之備飾雖與漢之雀華金鑲不同而垂之副下使行步則搖一也步搖用珠副用衡筭珈瑱古今文質之異其垂則同要非編髮爲之古玉圖攷繪有玉珈二瑱一皆三代遺物一珈如月弦下垂兩端纖銳一珈長而橢中凸起劔脊瑱則上銳下圓而平底如錘上旁缺其四分之一然則六珈各殊其制而圖所具其二與要以驗副雜珠玉爲之而不用髮博雅云假髻謂之髻亦誤以編爲副矣若髻之爲制則次第髮長短爲之乃祿衣之首飾夫人服以見君者又與編別當分別釋之

玼 瑳 類書紫玉曰玼白玉曰瑳翟衣刻雉加于衣上雉雖五色備而紫爲多故以紫玉之色擬之展衣白故以白玉之色擬之集傳槩云鮮盛貌未悉

展 縵 縵 鄭司農衆曰展白衣鄭康成曰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毛公謂以丹

穀爲之者非也鄭箋云展宜白言宜者猶言當是白所以駮異毛傳也縐絺言蒙者以縐絺爲衣裏蓋卽周禮之所謂素沙而鄭康成以爲沙穀者是蓋似今之縐紗集傳以爲當暑之服葛旣不可蹙之使縐且展衣之裏冬夏不易豈得以葛爲之

孟弋 弋姓所出不可攷春秋夫人姒氏薨公羊作弋民何休曰莒女也莒少昊之後本嬴姓一曰已姓弋已古音相近則孟弋或莒女

誰因誰極 因如春秋穀梁傳桓內無因國之因爲師行鄉導之主也極會也如羣材之會於棟也誰因誰極者言旣控之後大國來救則必有附近之國爲鄉導而濟師者有帥師而來會者已於往控之時當與大國預籌之也集傳以爲如因魏莊子之因則在往控之先當云誰因誰極控于大邦矣

衛風

淇澳 綠竹 後漢書注引博物記曰有奧切于六水流入淇水則澳亦水名非水

之曲也又曰奧水有綠竹草正與經合綠竹非竹也二草名也綠玉芻也竹扁竹

也王芻者郭璞謂之蓐亦謂之鴨腳莎本草謂之蓋草亦謂之盤草或謂之莫草
多生溪澗側葉似竹而細薄莖圓而小可以染黃色用之染綬曰盤綬扁竹本草
謂之扁蓄一名粉節草說文作扁筑楚辭謂之蕭音編郭璞云似小藜赤莖節李時
珍云其葉似落帚莖引蔓促節三月開細紅花結細子節閒有粉淇澳非一水
綠竹非一草且皆草而非竹好生水旁若竹則生必於山麓原岸非水曲閒物而
集傳引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證此爲竹不知衛武公時去漢武帝六七百年竹
豈長存且河渠書言園竹則淇上園林所蓄植原非水曲野生者則愈知淇澳之
綠竹非淇園之修竹矣

重較 集傳曰較兩輪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劉熙釋名曰較在箱上爲辜較也

崔豹古今注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今以考工記正之兵車之式輶上之

軾左右各一直木前貫于輅車前橫木曰輅後傳于軾車後橫木曰軾曰輶輅軾軾之上各植一木

若六柱然輅上之植木加一橫木于中曰式左右各一直木貫于三植木之中以

辜藩曰較較內施藩焉軾高去軾三尺三寸故記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較又

高于式二尺二寸故記曰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若卿士之乘車有重較則上較之下復施一較以爲飾特下較之崇去軹幾何無從攷耳軹傳于軹軹處輿最下

較建于軹

軹上植木其名無攷

之上軹軹建于軹上則較去軹殊遠而集傳

繫之鞵

字與通

既失之疏若軾橫較直軾下較高而曰出軾則愈似未諳車制矣劉

熙寧箱之說則言大車而非兵車乘車唯崔豹言藩上爲得之特豹謂重起如牛角則形容不似牛角並而重較一上一下則牽附較角也之釋而反晦爾毛傳徒言重較卿士之車不悉其制故後起者無所藉以知也

衣錦褻衣

鄭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錦衣者以錦

緣緇衣也禮童子之飾錦緣錦紳皆朱錦女之在塗服童子之服以未成婦也春秋之義往迎稱后自迎者而言也歸則稱字自歸者而言也足知王后夫人在塗童服而不后飾以厚別而篤孺愛也漢雜事靈帝納后在塗衣皇后之服古禮亡矣至稅于農郊乘翟茀以入國然後更翟衣以見君乃成乎其爲夫人焉鄭氏于手之詩以錦衣爲庶人女嫁之服既不與此箋相通且士妻之嫁純衣纁裙必無

庶人女反加錦飾之禮

譚公 譚本子爵春秋譚子奔莒其稱公者白虎通曰伯子男臣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尙書公曰嗟秦伯也詩覃公維私覃子也字本作鄆許慎說地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漢書郡國志東平陵有譚城今歷城縣地詩言大東謂中國之極東也抱布買絲 毛傳曰布幣也集傳因之而未言幣爲何物俗儒遂謂抱已成之布買未成之絲其說本於鹽鐵論曰古者市無刀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抱布買絲而已不知布卽幣也幣錢之屬也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氏曰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管子曰刀布爲下幣漢書曰布于布言布散于民間也泉布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其後王莽效而爲之有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首圓中橢而方下有枝足漢書食貨志備記其形錢譜繪其象布之見于圖者   有此二種又宣和博古圖有厭勝錢  蓋亦古之布也要皆以銅鑄之真西山乃曰以布參印廣二寸長二尺其說本於鄭司農衆乃古之印璽唯以印泥封緘故皆凹文而不用以印帛

若夫裁帛爲幣始于漢世以愚民而攘其利且裂有用爲無用非先王之所爲鄭衆附會當時而誣古以徇之西山不審而從之抑惑矣

頓丘 毛傳曰邱一成爲頓邱蓋不以爲邑名之頓邱集傳曰頓邱地名則似以東郡之頓邱爲此頓邱矣按爾雅邱一成爲敦邱敦一音都困切正與頓通劉熙曰一頓而成無上下小大之殺也若東郡之頓邱在今大名府清豐之境衛地雖東盡濮州而淇水自林縣之大號山東南逕淇縣西合清水爲衛河自淇縣以下不復名爲淇水北過內黃又合洹水以流于濮頓邱去淇百里而遙涉淇而至于清豐之頓邱亦太遠矣復關之氓乘堦垣而可望僅隔一衣帶水耳何事送之百里之外乎足知此頓邱者乃淇旁一成之邱非頓邱邑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集傳曰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淇在衛之西南今按淇水出林縣大號山逕淇縣西北南合清水入衛河桑欽所謂淇水出隆慮山者是也百泉水出輝縣之西蘇門山其下流爲衛河衛故都衛輝府汲縣大號山在其西北蘇門山在其正西林縣去彰德府西北百二十里輝縣則在衛輝府正西

六十里泉源在南而淇水在北明矣其曰左右者衛處下流合流之地西嚮而源二水之來則北右而左南朱子自上游東嚮而言二水之東流遂使南北失據耳
芄蘭 芄蘭之說有二郭璞爾雅注云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陸璣亦曰芄蘭一名蘿蔘幽州謂之雀瓢集傳因之此則本草所謂白環藤蔓生籬落閒葉長而後大前尖莖中有汁如乳開花紫白如鈴結實似馬兜鈴者也乃爾雅本文曰藿芄蘭藿音貫說文亦云芄蘭莞也莞藿藿芄字皆相近一名苻離蓋蘆之細者說文又云兼菴之未秀者其爲蘆葦之屬明矣二說未詳孰是特經言芄蘭之支蘿蔘蔓生而無支莞葦之屬則有支自當以說文爲正

佩觿 佩鞶 說苑能治煩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鞶內則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

佩大觿未冠者佩容臭此詩序以爲刺惠公而鄭氏謂惠公爲幼童按衛朔當宣公存之日已能搆殺伋子春秋魯桓公十二年衛侯晉卒朔立其明年二月卽會齊侯及紀戰是卽位之初已能射御卽戎矣則鞶正其所宜佩而況觿乎國君十五而冠冠而列丈夫足知此童子非斥言惠公集傳不用序說於理自優若鞶之

爲物毛傳曰玦也集傳轉而爲決按從水之決射以彊弦者也從玉之玦半環也古衣服令曰革帶玉鉤鑠古玉圖攷謂之鞞拘蓋帶上玉鉤俗謂之鉤環者古大夫待放賜玦則去范增引以示項羽者一謂之玦一謂之鑠然其字从角與此从韋之鞞不同鑠或以角爲之或以玉爲之綴革帶上不可言佩故鄭箋不用毛說而云鞞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集傳兩存之又引大射禮朱極三以參之爲說愈不定決也沓也極也初非一物何者爲鞞之實也按許慎說以象骨韋繫著右巨指象骨者決也韋者鞞也決之內加韋以護右巨指不使弦契指而痛今初學射者或施方寸熟皮于指決俗讀爲擠甲其遺制與是決自決鞞自鞞故鄭箋云彊沓手指而不言彊弦若朱極則以沓將指無名指小指者唯人君用之贊射者設焉而不以爲佩汲冢周書器服解象決朱極韋象決決也鉤弦闔體者也朱極沓將指以下三指者也韋鞞也護巨指者也顯分三物鞞非決非朱極而況玦乎若廣雅云拾捍鞞鞞也則竟以鞞爲裏袖謬益甚矣

木瓜 毛傳木瓜楸也集傳因之所謂楸者木實如小瓜酸而可食今以爲果及

入藥用者也瓜類蔓生林似瓜而木實故有木瓜之稱若桃李本木實凡桃凡李皆木也此何獨繫之木陸佃埤雅乃曲爲之說取木瓜之小而圓味酸澀者謂之木桃大而無鼻者謂之木李不知瓜果之屬形狀之大小味之甘酸或種類小異或土地異宜或栽培不等往往差殊木瓜或大或小或甘或澀究不與桃李相似何得強立異名木瓜之小者陳藏器蘇頌謂之櫛大者蘇頌謂之榘櫛一曰蠻櫛入藥功用一也陸佃之誣甚矣然則所謂木瓜木桃木李者非瓜果也蓋刻木爲之以供戲弄劉勰所謂刻木作桃李似而不可食者是已此詩極言投贈之微以形往報之厚瑤琚雖貴要爲佩玩故與刻木之玩具同類而言若云男女相狎懷果以贈而報玉以往男贈女乎女贈男乎其說不倫自當以序衛人感齊之說爲正

王風

右招我由房 毛傳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則以房爲室名訓由爲往叛毛說矣鄭又云房由房也諸侯左右房也左右房謂之

由房亦當以由敖爲敖名乎左右房旣非舞地抑非伶官待命之處乃夫人治籩豆之次伶官何用相從於彼邪按房中之樂關雎鵲巢以下各三篇是也一謂之合樂在笙奏小雅之後諸侯之樂以笙比之敖者九夏之鵞夏翽羽舞也執簧而用房中之樂合笙也執翽而用敖夏合舞也鵞敖古字通用由用也用之爲言作也則毛說爲長鄭說詘矣若集傳所云自樂則尤爲不典房爲私家之東房而夫婦相與且吹且舞奏先王之大樂於燕媾之地是淫巫之風作于閨門此尙得爲賢乎賢者之婦非女樂舍中饋而從夫以歌舞說之不經莫此爲甚事關風化不敢曲徇朱子也

啜其泣矣 毛傳曰啜泣貌而劉熙釋名云啜懨也心有所念懨然發此聲也按說文啜嘗也一曰喙也蓋男子之泣口張而若吐婦人之泣脣聚而若吸一若啜羹一若鳥喙古人體物之工非拘牽文義若熙者所得與也

彼畱子嗟 集傳謂婦人望其所私疑有麻之邱復有與之私而畱之者乃一日之中分望二男子而畱之者非麥田則季下此三家村淫媪何足當風俗之貞淫

而采之爲風乎正使千秋後悶噓不已序曰思賢也毛傳云畱大夫氏按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畱則畱蓋王子友之食邑也疑卽今之陳畱又春秋有劉子而說文無劉字蓋與鑷畱通今此子嗟子國其食邑于故鄭與爲劉夏劉蚘之族雖不可知而要非歛畱之畱詩傳畱子賢而退隱來食胎玖其生芻金玉之思乎

鄭風

二矛 鄭箋云酋矛夷矛也集傳因之按兵車所載之戎器有酋矛而無夷矛酋

矛長常有四尺古尺二丈今之一丈二尺也其以刺也半出輓端之外足以及敵

而止其建之也崇於車戟四尺與戟崇於旻旻崇於人人崇於軫相等故謂車有

六等上不宄長則不盪於風故考工記曰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若夷矛

之長三尋古尺二丈四尺當漢尺一丈八尺所謂丈八斨音委蛇矛也隴西健兒

歌丈八蛇矛左右盤斨蛇夷三字通用今尺丈四尺有四寸後世騎步或用之古

者唯用以守故考工記曰守國之兵欲長謂夷矛也若以建於車上則不相等而

易搖車上持之以刺則礙於車後之籓而舉之必後舉之後則前重而無力故不

可以攻而唯用以守守者步卒操之進卻隨手戚繼光所謂長兵短用者也車無
夷矛而云二矛者二俱酋矛也一車之器仗凡三種擊兵也鉤兵戟也刺兵酋
矛也常制將執弓右用矛臨敵則唯所使用二矛猶小戎之有二弓右持矛而弓
備將執弓而矛備因勢之遠近則隨用故冉有將也而清之戰用矛焉酋矛之所
以必二與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鄭箋曰左左人謂御者也右車右也中軍將也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集傳因之實則有不然者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
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鞞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
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禮周禮大馭掌馭玉輅犯軼王自左馭馭下視其
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移而右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
掌馭戎車犯軼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如以鼓必中車而
置大將必依鼓以立乃鼓雖不容偏置而將居鼓左自可左嚮以擊之故振旅之
禮王執路鼓而居左如故則軍將之執晉鼓者可知已攷之經傳將之居左也具

有明徵甘誓曰左不攻于右右不攻于左御非其馬之正則御中而將左之一證也春秋晉楚戰于邲楚許伯御樂伯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樂伯將也左車左也則將居左之二證也鞏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則將居左之三證也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將也非因夢而避左右則不居中避左居中則代御而不自執鼓則將居左之四證也若老子云大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則言軍陣之制而非在車之位唯左傳秦人入滑左右免胄而下杜預解曰兵車非大將御者居中及鞏之戰張侯御卻克曰矢貫余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左併轡右援枹而鼓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左要之杜預所解既無典據而卻克或以傷夷易位未可知已然則所云左旋右抽者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耳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蓋將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于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于右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駟鐵之詩曰公曰左之禽

左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蓋車戰之法類然清人曠日翱翔而以軍戲斯可傷已
中軍者大將之幕下卒也古未有呼將爲中軍者如晉之上將則言將中軍而不
特言中軍鄭于時未有三軍中軍者對左拒右拒而言鄭有左拒右拒
左傳繻葛之戰要非對車
左車右而言也翱翔作好者中軍之士而已亦以見衆之且散也

摻執子之袂兮

毛傳云袂袂也集傳因之按玄端之制士之袂二尺二寸袂尺

二寸大夫以上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袂袂殊裁袂非袂袂非袂也劉熙曰袂掣
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袂虛也以是攷之則袂聯腰腋之際而袂則袖
口也檀弓鹿裘衡長袂註曰袂謂袖緣袂口也唐風羔裘豹袂蓋以豹皮飾裘之
袖口若以袂爲袂則橫施異飾于肘腋之間甚不類矣故寺人披斬重耳之袂而
不傷藉其斬袂則臂爲之斷矣袖者袂袂之總稱而袂不可謂之袂袂居袖末故
可執若執其袂是揜挈之也後世文人不審而有聯袂把袂分袂之語皆沿毛傳
之誤

雜佩

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集傳析言之極詳今以大戴禮攷之

其曰上有雙衡者集傳所謂上橫曰珩也曰下有雙璜者集傳所謂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也曰衝牙玼珠以納其閒者註謂納于衡璜之閒集傳所謂中組之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也曰琺瑯以雜之者集傳所謂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瑠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琺也其說具相符合但戴記有玼珠而集傳以爲貫于珩組記言琺瑯以雜之而毛公統以珩璜衝牙爲雜佩則有未協今按玼珠者卽琺瑯也玼與禹貢蠙珠之蠙通淮夷所產之美石以爲珠赤者曰琺白者曰瑠故木瓜之詩言瓊琺而許慎說瑠石之似玉者皆卽玼也琺瑯卽玼珠而玼珠專名雜佩故戴記統言納其閒而又析言琺瑯以雜之所以正雜佩之名也下垂者爲垂佩中綴者爲雜佩雜之爲言閒于其中也則雜佩者專指琺瑯而言而珩璜不與矣以雜佩贈者但有琺瑯猶言報以瓊琺非全綴一佩以贈也雜佩於佩爲加飾或有或無佩不一制近世顧夢麟據禮圖謂佩無琺瑯泥而不通若記言雙珩而集傳以統繫三組者唯一玉則不知雙珩不綴組端而別有約三爲一之環紐也

舜華 毛傳曰舜木槿也按爾雅椴木槿櫨木槿李時珍謂之日給一名日及未聞其有舜名也舜字或作舜字从艸草類非木許慎說舜楚謂之菑秦謂之葳蔓地連花任昉述異記曰舜草卽今之孝草也郭璞爾雅注云菑華有赤爲葳菑花本白閒有赤者則爲葳葳舜音相近舜卽葳也此草本草名旋花蘇恭謂之旋菑蕭炳曰旋菑當作菑旋蔓生葉如波稜菜而小秋開粉紅花如牽牛花俗謂之鼓子花其千葉者謂之纏枝牡丹其花雖不雅而亦鮮媚以比美女之顏所謂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在紅白之間也

子都 鄭有公孫闕字子都春秋傳與潁考叔爭車者是也蓋鄭莊公之力臣或其儀容豐偉故孟子稱其姣以此推之亦必實有子充皆莊公所託國者而昭公廢之聽任羣小故序曰所美非美然也左傳鄭有狂狡豈卽昭公之所任者與若淫女相戲豈敢指斥貴大夫之字以相謔笑哉

游龍 毛傳曰游龍紅草也而曹憲以爲葵許慎以爲雀麥彼二草雖皆有游龍之名而經言隰有游龍與荷華類彼皆生於山野非水次所有知非毛傳所謂紅

草按淮南墜形訓云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高誘註曰屈龍游龍容華芙蓉言生者謂相近而生也則游龍之爲水草審矣朱弁曲洧舊聞曰紅蓼卽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花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爲火蓼道家方書呼爲鶴鄰草取其莖之形似也酒家用以造麴陸佃埤雅曰一名馬蓼莖大而生水中今按馬蓼紅蓼雖皆蓼之大者而馬蓼陸生每葉中間有黑點故方士呼爲墨記草游龍則生水次葉大如商陸色淺紅成穗秋深子成扁如酸棗仁而小集傳謂其葉大色白高丈餘不知葉帶赤而非白也

擇 毛傳曰擇槁也按爾風十月隕擇毛傳亦云擇落也夫擇落也隕亦落也言隕而復言擇不亦贅乎又鶴鳴之詩曰其下維擇又云其下維穀穀庫木生于樹下擇與穀類豈槁落之謂乎按山海經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下有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其名曰擇可以已瞽其水在鄭衛之間其地爲擇草所產故詩人因見以起興古今名異今未知確爲何草唯薺芄根似葵葉似杏能解中毒者昏瞽則疑擇卽薺芄雖未能遽信爲然要之非落葉之謂

秉蘭 毛傳曰蘭蘭也所謂蘭者一謂之都梁香盛弘之荊州記曰都梁縣

今武岡州

有山山上有水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縣陸璣疏曰莖葉皆似澤蘭川本草云葉尖長有歧花紅白色伽藍記曰蘭開紫莖潛溪詩話以爲形如藿香蘭爲紫莖莖上生葉之香草其香在葉而不在花明矣自宋以後以福建及湖南山谷所生葉似茅獨莖旁出莖上無葉開碧閒紫花之香草爲蘭遂令天下無人識蘭而寇宗奭朱震亨竟以蘭花爲蘭草誤人服食李時珍原古證今定爲今之省頭草其功偉矣今之蘭花唯產八閩及郴道諸州好事者移至北方凌冬卽死孔子贊易云其臭如蘭左傳鄭文公賜燕姑以蘭秦漢以前中國並不知有蘭花魯鄭何從有此省頭草旣似澤蘭亦似馬蘭

生田畔山厓秋開紫花如菊而小者

陶弘景謂之煎澤草唐珣經驗方

言其采置髮中令頭不膩今人以煎油澤髮其草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

旁有細齒八月開花成穗花紅白色中有細子花苞堅燥微類夏枯草花其香春則在葉秋則在子故楚辭云紉秋蘭以爲佩凡此皆毛公所云蘭者也若此所秉之蘭則又非紫莖香葉之都梁所以然者下云贈之以勺藥勺藥春榮都梁秋秀

不同時矣蘭與蕙通許慎曰蕙草出吳林山郭璞曰蕙似茅山海經洞庭之山其草多蕙蕙香草也言秉者手持之如束禾然此草本草謂之茅香如茅明潔而長寇宗奭曰可作浴湯去風此士女就浴溱洧故手把之亦或謂之爲蘭穀梁傳刈蘭以爲防茅也而范甯注曰香草是已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風俗通曰此祓禊之始則秉蘭之爲香茅可知又不容以都梁蘭草亂也況今閩嶺之蘭花乎

勺藥 毛傳曰勺藥香草也集傳謂三月開花芳色可愛則是今花似牡丹根堪入藥之芍藥錢惟演爲之作譜者也陸佃埤雅據以爲證陸璣以今之芍藥無香氣疑其非是抑古人以芍藥爲和味故曰勺藥之和則必其香味之足咀若今之所謂芍藥者味酸苦而臭腐初不足以和味大抵今花卉之佳者多蒙古之令名若牡丹白茱也而今以木芍藥爲牡丹芙蓉荷花也而今以拒霜爲芙蓉桂三脊香木也而今以木樨爲桂蘭省頭草也蕙零陵香也而今以建寧花爲蘭蕙名實相貿安得徇今以誣古哉按張揖廣雅云欒夷勺藥也欒夷者楚辭之所謂畱夷

也山海經繡山其草多勺藥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郭璞注曰勺藥一名辛夷是則欒夷畱夷蓋辛夷之別名耳辛夷木也而山海經及毛公皆謂之草固不容亡疑乃辛夷氣芳味辛以之和味自爲得宜且洧水所生則士女之贈有以也其曰勺藥者爲調和之用匕勺之滋也今人加艸作芍乃芍陂之芍字讀如鵲芍覺茨也失之遠矣

齊風

葛屨五兩 言兩者取其成耦也而言五兩則兩兩相並之外又餘一兩是文姜於魯桓之外得有齊襄矣或謂屨有繚黃白黑散之五等每等必兩不知五色各爲等者皮屨絲屨也葛不受染安所得繚黃白黑之殊乎按此五字當與伍通行列也言陳屨者必以兩爲一列也乃與冠綉必雙男女有匹之義合

盧令令 孔叢子申叔問犬馬之名皆因形色唯韓盧宋鵠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鵠白色非色而何按此則犬以盧名因其色也獵犬有取黑者能揜禽於不見也有取白者令射者不致迷誤也

展我甥兮 毛傳曰外孫曰甥鄭箋云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集傳因之乃辱子以
其母之醜行而廋文曲詞以相讟聖人安取此浮薄之言列之風而不刪邪攷魯
莊當齊襄之代未嘗如齊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觀社始兩如齊其時襄
公已殯文姜已死齊桓立十二年矣魯莊於齊桓爲中外兄弟不當言外孫且文
姜禽行已成既往何必辱及朽骨按爾雅妻之彙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然則古
者蓋呼妹壻爲甥其云甥者指魯莊娶哀姜而言之也魯莊如齊納幣踰年而歸
公羊以爲公有陳佗之行其觀社也穀梁子曰觀無事之詞也以是爲尸女也家
鉉翁曰盛其車華其服炫飾以惑婦人蓋與此詩相合則猗嗟之咏因觀社而作
矣納幣之日哀姜已得見于公齊故畱難未許故復因齊觀民于社蒐軍實炫其
射御之能趨踰之麗齊因憲之而終許焉其曰展我甥者展誠也齊人誇其誠足
爲我之壻終許其昏之詞也而姜氏無愆期之待魯莊有陳佗之行齊桓不能修
其帷薄皆可於言外得焉微而婉則詩教存矣何得蔓及文姜許人之母於旣死
之餘如毛鄭所云乎

魏風

宛然左辟 辟舊讀如避毛傳曰昏禮婦入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今按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無婦辟之文且升自西階而左避則
嫌于相背故禮有卻避而無背避况男子尙左婦人尙右左避非禮也朱子有見
於此故不以爲新婦避夫而猶牽於讓避之文雜引賓主相見之儀以證之殊爲
不倫今按辟與襞通音必亦切言裳之縫聲去襞也雜記練冠條屬右縫鄭注曰右
辟而縫之凡凶服冠裳襞積左揜右吉服冠裳襞積右揜左右揜左者其襞在左
此言縫裳之制也宛然者襞積分明楚楚然也宛然左辟言其縫之之丁而好人
服之襞積清楚宛然可觀以終上文縫裳之事而象揜之佩則以佩與裳齊言其
裳佩相稱也

彼汾沮洳 毛傳云其漸洳者集傳因之曰水浸處下溼之地然詩繫于魏則必
魏之境土按詩譜魏在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云涉者奇零之
邑略涉其境也魏地在今陽城沁水垣曲絳縣之域雖云北涉汾水而隔以曲沃

聞喜爲唐之封壤則汾不在魏之封內矣汾非魏有亦不得純舉汾土而咏之按山海經謁戾之山東三百里有沮洳之山郭璞注引此詩釋之是沮洳山名非漸洳之謂矣郭璞曰謁戾山在上黨涅縣涅今武鄉縣沮洳更在其東則去汾已遠而與詩譜雷首析城爲合彼汾沮洳者言其西北至汾東南至沮洳也一方者言自汾以東迄于沮洳之一方也一曲者汾水自北南流至絳州而西魏在東南繞其一曲也魏之儉陋舉國同風環其四境皆以采菽爲事而貴介大夫亦復不免故詩人徧刺之於六義爲賦而非興也

蕘 毛公許慎皆以蕘爲水鳥集傳因之以爲葉似車前蓋澤瀉也陸璣亦云是澤瀉按爾雅蕘牛脣郭璞曰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則蕘乃牛膝非澤瀉矣廣雅謂之牛莖牛莖牛脣之轉也蕘之爲言續也牛膝有續筋接骨之功故謂之蕘牛膝葉似莧菜一名山莧菜苗嫩時可食故采之以茹與莫同若澤瀉苗不可食何爲采之哉所言采者非言大夫之自采謂其不肉食而取給於野菽儉之至也

伐輪 紉而言之轂輻牙音逆具謂之輪析而言之輪牙也考工記曰輪敝三材不

失職兼轂輻而言也又曰望而砥其輪專言牙也爲轂用榆取其滑也輻用檀取其直也牙用檀取其固也此言伐輪蓋伐檀以爲牙毛傳云伐檀以爲輪未是

貍 毛傳云貍貉子按貉者好睡之獸寄居籬穴日伏夜出俗謂之聾豬彭乘墨

客音犀犀云貉狀似兔毛質滑膩可愛行數十步輒睡以物警之乃起旣行復睡其

爲獸也南有北無踰汶則死魏在河北不應有此所以然者獾或謂之貍因貉與

同穴遂誤爲一類耳貍一謂之獾豪豬也山海經竹山有獸焉其狀似豚而白毛

大如笄而黑端其名曰豪彘郭璞注曰貍也此獸南北通有或謂之獾獾或謂之

鸞豬於星禽中氏之獸貉似兔故次房兔壁之獸獾故次室豬二類分明南北殊

產貍貉異類明矣貍音丸鄭氏周禮注以貓爲貍亦誤貓卽獾也

碩鼠 集傳曰碩大也邱光庭曰卽凡鼠之大者若封豕長蛇之稱與集傳義合

今按易晉如鼫鼠子夏易傳鼫作碩則碩鼫古字通用此碩鼠卽鼫鼠也郭璞爾

雅注云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廣雅謂之鼫鼠

陸璣所謂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喜鳴食人禾苗魏在河東正與此合孔穎達曰唯似兔尾黃亦明此碩鼠卽爾雅周易之鼯鼠矣乃說易者誤以此爲五技鼠而陸璣詩疏抑從而附會之曰碩鼠亦有五技不知五技鼠與鼠殊類說文謂之鼯荀子謂之鼯鼠爾雅謂之夷繇陶弘景云狀如蝙蝠大如鷓鴣蓋非禽非獸與蝙蝠同類肉翅四足毛紫赤色腳短爪長尾長三尺飛而生子故陶弘景又謂之飛生本草言其好食煙火爪攫飛蟲以食李時珍言生嶺南者好食龍眼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其不能食苗黍明矣陸璣旣知碩鼠之爲大鼠又惑於易注之失言其有五技立義不確讀者安從取正哉

唐風

樞 毛傳曰樞莖也郭璞曰今之刺榆陸璣疏曰鍼刺如柘葉如榆其莖爲蕪蕪計然書蕪蕪出晉地赤心者良按蕪蕪有二種小者卽榆莢北人以和麵作餅及作醬大者臭惡入藥用此與榆並言其大者樞字後漢書注音謳與戶樞之樞音義各別

栲 毛傳山栲郭璞曰栲似栲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按栲似栲而大栲臭而栲不臭爾栲葉秋冬赤而栲淺綠栲俗謂之臭椿栲俗謂之鴨婆椿皆不材之木也

斂 集傳謂似栲樓葉盛而細要未詳言何草今按斂有三種有白斂有紫斂有烏斂赤莖作蔓葉如小桑五月開花七月結實根如雞卵皮黑白者爲白斂根表裏皆赤者爲赤斂今醫書字省作斂其一枝五葉葉長而光有疏齒七八月結苞成簇青白色花大如粟黃色四出結實大如龍葵子生青熟紫內有細子根白大如指長一二尺者爲烏斂以其莖葉相似故皆謂之斂此所咏者未詳何種要之不出於此三斂也

苦 毛傳曰苦菜也然苦菜非一種皆別有名不竟謂之苦按特牲饋食禮豕魚鼎鉶芼用苦若薇字或作芻苦芻古字通用蓋地黃也地黃苗可煑食非下溼不生采之首陽洵人言之不足信也集傳謂生田澤中得霜脆美是爾雅所謂韞黃蔘者本生于山谷奚首陽之無有哉

秦風

收 毛傳曰收軫也車後橫木謂之軫車前橫木謂之輅集傳謂車前橫木失之收有從後收束之意

五檠 毛傳曰檠歷錄也一輓五束束有歷錄集傳曰歷錄然文章之貌增一然字而削一有字文義遂成差異以歷錄爲束纏陸離之狀矣夫言束有歷錄則歷錄自爲一物而可謂之歷錄然哉且古未聞以歷錄狀文章者或因歷錄陸離聲相近而附會之耳說文曰檠車歷錄束交也束交者束之互相交如畫卦交爻作

乂也廣雅曰繼

素對切

車謂之麻鹿麻鹿卽歷錄也許慎說著絲于筌車爲繼筌車

者紡車也紡車相維之繩上下轉相縈則是歷錄者紡車交縈之名而借以言車之檠也輓之束有五一當軫一當伏兔一當伏兔上軾

亦有軾名非軸頭也

一當前輅一當輅

上曲承軾處輿之繫于輓者在此五束輓體不可柄鑿恐致脛折故皆用束其束之或金或革未詳其制而于束之上更以絲交縈如紡車之左右互維務爲纏固此之謂歷錄抑何文章之有邪器服之制若拘文臆度浸使爲之必失古人之精

意非形不典雅則速敗而已矣益以知古注疏之不可意爲增減求俗學之易喻也

鍔續 毛傳曰鍔白金也鄭箋云白金飾續鞞之環其義甚明廣雅白銅謂之鍔鍔乃白銅之名從無沃灌之義以鍔飾續環蓋卽今之嵌銅事件作者必鑿鐵作竅而以鍊成銅片嵌入之若以銅液傾沃則生熟不相濡洽其上之漫出者施以錯鑪必搖動而不固矣釋名乃曰鍔金塗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鞞環也劉熙牽文附義疏謬往往如此集傳惑於其說更云銷白銅沃灌其環又改劉熙冶字爲銷則愈誤矣世豈有已成之鐵可用他金液灌而得相黏合者哉

鞞鞞 毛傳曰鞞驂內轡也鄭箋云鞞繫于軾前集傳則曰兩服兩驂各有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于缺故唯六轡在手按大戴禮曰六官以爲轡司會均入以爲鞞夫以轡比六官則轡止於六而無八以鞞比司會之均入則六轡皆納於鞞中而非但二也故注禮者曰鞞在軾前斂六轡之餘與鄭說爲合在軾前則不在兩旁斂六轡則非止納一轡矣抑攷古之言轡者皆云六轡如六轡如琴之類不論

其在手與否而總言之不言八轡蓋驂馬有兩轡以左右使而服馬僅一轡當項上其左右旋也聽命於驂馬使如集傳所云則彼六轡分歧散而無以斂之何所約而使在手且使驂馬內轡長繫缺中不可收縱則當其旋車先旋之一驂必爲內轡所拘而項不得轉矣因思毛公所云驂內轡者內音出內之內字或作納徒云驂內者以軛在中云服近云驂遠內驂轡則服可知已要無軛中之轡不在手而在手之轡不入軛中之理毛鄭大戴及見古車之制攷古者自當遵之以求通若拘文而失其音義因爲臆度則必成乎失是所貴乎精思而博證也

竹閉緹膝 集傳曰閉弓槩也士喪禮弓有鞞鄭注鞞弓槩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然明器之弓比於藏弓弛而不用故以鞞護之若戎車在韞之弓張而不弛使弛之而槩縛其裏卒有緩急何暇釋縛而張之哉毛傳曰閉緹緹系也左傳子犯曰臣負羈緹以從杜預解云緹馬韁然則竹閉者截小竹繩貫其中以爲馬韁今驢馬鞞猶有以短小竹節爲之者蓋其遺制與士喪禮兩簠無膝鄭韞膝緣也此言緹膝謂以緹約閉外如緣也當以毛傳爲正

有條有梅 條有二種一則毛傳所云楮也爾雅楮山榎榎今謂之楸似梓至秋垂條如線故謂之條一則爾雅所云柚條郭璞注謂似橙實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則今之所謂梅冬開白花結實酸者一則傳所謂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數十圍者乃似橙之條出湖湘閩粵而梅花唯江南多有故梅聖俞詩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粵人梅說命之言調羹用鹽梅則乾梅實自南往者故禮記豆實有蓀注云乾梅亦可知北方之無鮮梅矣若柟唯川黔有之既皆非終南所有此詩云終南何有又云有紀有堂皆遙望之詞非陟終南而歷歷指數之也則條梅皆非樹名梅當與枚通小樹之枝曰條其莖曰梅蓋秦山無樹但有灌莽鬱蔥而已望終南者遙矚其山阜之參差遠嶺其荆榛之蒼翠以興望君而歆慕之詞故曰其君也哉亦遙望而贊美之也凡此類求通於詩意推詳於物理所謂以意逆志而得之雖盡廢舊說而非僻也

六駁 毛傳以駁爲食虎豹之獸則是不恆有之鷲獸隰有一焉已爲非常奚從得六而與苞櫟樹榘同爲山隰所固有哉集傳以爲梓榆梓榆一名駁馬皮青白

色多蘇駁今俗謂之赤駁榭葉間有包中皆蟲俗亦謂之蟲子榭此木既有駁名又爾雅駁赤李陶弘景謂之南居李解核如杏子形名著爾雅較爲近古足徵而梓榆喬木山有而非隰有不如李之近水多栽也

無衣 春秋申包胥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劉向新序亦云然吳越春秋亦曰

桓公

注云桓
當作哀

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云云爲賦云者與衛人爲之賦碩人鄭

人爲之賦清人義例正同則此詩哀公爲申胥作也若所賦爲古詩如子展賦草

蟲之類但言賦不言爲賦也序旣以爲刺用兵而鄭氏因其次於渭陽據爲責康

公之詩不知所謂王者何指邪毛公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秦康公

當襄王之末造王靈不振無能有命秦征討之事安所得三代有道之事而稱之

衰亂之天下乎蘇氏轍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舊時而稱先王說尤附會

車麟駟鐵之風自夸其疆而已豈復有黍離之君子爲秦民哉其言王者因楚之

僭號對其臣而王之也子者斥指申胥也于曰也言楚王命我興師也與子偕行

言隨申胥而往也其爲荅申胥而救楚之詩明矣舊說刪詩止于陳靈乃黎侯失

國在魯宣公之末年晉之有公族公行在成厲二公以後當魯成襄之閒孔子刪詩在魯哀公十二年以後凡前此者皆得錄焉秦哀有救患之義申胥立誓死之誠故節取之存而不刪六經當殘缺之後編次隨先儒之記憶固不可以爲年代之先後如載馳後于定之方中河廣先于木瓜新臺後于旄邱清人先于摯兮詎以年代爲次序邪則亦勿疑此詩之連黃鳥而先渭陽矣守一先生之傳而不參攷之他經所謂專己而保殘也

陳風

麻 紵 麻紵今人不察集傳曰紵麻屬則亦未能顯爲分別也緣今所績以爲布者槩用紵而不知用麻故紵蒙麻號而無別按麻一名麻麿爾雅翼謂之漢麻本草謂之大麻一名火麻葉如蒿一枝七葉或九葉葉狹而長五六月開細黃花成穗隨卽結實如胡荽子可炒食亦可榨油其莖皮可剝漬績之以織布及屨實有雌雄雄者爲枲麻雌者爲苴麻苴麻者三年之喪所服也若紵則葉大圓而有尖面綠背白有芒刺無花子細碎不可食今南方徧藝之於諸麻爲堅韌燥之白

如雪故曰白紵古人以爲吉服大抵麻之類不一有火麻有紵麻有縑麻有唐麻而脂麻南麻皮不可績以其莖葉似杲故亦蒙麻號要之徒言麻者則火麻是也鵯毛傳鵯惡聲之鳥集傳乃云鷓鴣惡聲之鳥不知何據而加鷓字鷓鴣之爲鷓鴣非惡鳥也明甚況鷓自鷓鴣自鷓鴣尤無容混而爲一集傳則直以爲鷓鴣更無攷據唯禽經注怪鷓塞耳云是鷓鴣當緣此淆譌耳陸璣疏曰鷓大如斑鳩綠色埤雅引俗證言鷓鴣鳥俗謂之畫鳥皆足證鷓之別爲一類而非鷓鴣尤非鷓鴣異物志曰鷓如小鷄體有文色異俗謂之鷓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陸璣又曰賈誼所賦鷓鳥是也其肉可爲羹臠又可爲炙莊子曰見彈而求鷓炙按此形實蓋今之所謂竹雞俗呼爲泥滑滑者是已故曰有鷓萃止萃聚也此鳥聚羣於叢棘之中若鷓鴣則孤飛而不萃且賈誼賦言容止甚都鷓鴣醜惡盲昧固不得贊爲都雅但後世不以爲惡鳥與毛傳異乃古今避忌俗尙不同與鷓鳥吉凶同理未可執以爲疑

檜風

周道 周道者天子巡守諸侯會同所由往來之道自武王定天下周公營洛特開修道路而有周道之名書所謂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者是猶秦漢之馳道今之官路也

曹風

蜉蝣 毛傳云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今按蜉蝣之說有二一生水上一生糞中

云生水上者一名朝菌高誘所謂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者是也其一似蜣螂而小大如指頭身狹而長有角黑色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雨後叢生糞土中此則一名渠略者也二蟲彷彿相似而生水上者但名孳母蟲邪生糞土者名渠略則知毛傳當以生糞土中者爲是且渠略甲下有翅甲有衣之象焉翅在其下有裳之象焉故曰衣裳楚楚則尤足證糞中生者之爲蜉蝣矣若朝生暮死之說大要未足深信淮南子曰蜉蝣不過三日阮籍詠懷詩曰蜉蝣玩三朝此微子之蟲又非人所畜飼其生其死無從知之蠋蜣螻蝻之類大抵多變化而非死但不久於其類耳古人亦多已甚之言如木槿開後數日

方萎初不如金錢花燕脂花之決於暮落而謂之朝開暮落耳聞之不如目見信夫

鳴鳩 毛傳鳴鳩稭鞠也 稭音即 集傳因之而又增釋之曰一名戴勝 戴勝音即 今

之布穀也愈增淆謔矣爾雅鳴鳩鵠郭注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為穫穀爾雅又

曰鵠 彼及切 鵠 皮及切 戴鴛郭注云鵠鴛猶鵠鵠璞抑知戴勝與布穀為二種而以鳴

鳩為鵠鵠則互相紊亂方言云尸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鵠鵠 即鵠 自

關而東謂之戴鴛或謂之鴛鴦自關而西或謂之鵠鵠又曰布穀梁楚之間謂之

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謂之布穀是方言之所謂尸鳩者爾雅之鵠

鳩也其所謂布穀者爾雅之鵠鵠也郭璞據爾雅鳴鳩稭鞠之文執尸鳩為布穀

非戴勝以辨揚雄之非而不自知其非也廣雅曰擊穀鵠鵠 音鞠 布穀也戴鴛戴紉

鷓鴣澤虞 與水鷓同物異名 尸鳩戴勝也按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鄭注曰鳴鳩

趨 促音 農之鳥戴勝織紉之鳥然則爾雅鳴鳩鵠鵠蓋以鳴鳩字相近傳寫之誤實

則鳴鳩鵠鵠非鳴鳩也郭璞拘舊文而未之察耳今據實辨之曰鳴鳩稭鷓布穀

一鳥也鳴鳩戴勝鷓鴣一鳥也布穀頭不戴勝

勝頭上叢毛如婦人所戴花勝

且飛且鳴故月令曰

拂其羽一名搏黍一名搏穀一名郭公其鳴聲今人謂之曰播厥百穀或云脫卻

布袴農人候之以下種故鄭氏曰趨農急也其鳴善變而不止故馮衍逐婦書曰

口如布穀以多聲著故謂之鳴鳩從其實而名之也若鳴鳩則以頭有茸毛故曰

戴勝而月令言降于桑與此言在桑相爲符合非若鳴鳩之飛鳴而無定集其鳴

也聲小而不能遠聞故降而後知之崔豹古今注云鷓鴣與春秋鷓鴣異蓋今人翦舌教

語之拔哥此鳥每飛必羣生類蕃衍故曰其子七兮其來也後于布穀值桑蠶之

時而集于桑故曰織紵之鳥二鳥之辨較若列眉格物者卽物窮之而參印以詩

及月令之言自渙然冰釋矣若陸佃以鷓鴣爲鷓鴣以郭公爲鳴鳩宗懷崔實以

穫穀爲夏扈毛公維鳩居之傳以鳴鳩爲桔鞠鷓鴣音音也而陸璣以爲斑鳩

其似山鵲而小短頸青黑色多聲者布穀也而郭璞以爲鷓鴣皆互相雜亂而非

實今定鳴鳩爲戴勝桔鞠布穀爲鳴鳩羣疑悉祛矣

四國有王 商頌莫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皆謂觀王也鄭箋云觀禮于天子

是已四國有來覲者郇伯迎勞之文義正協集傳曰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既與勞之文不屬矣且當下泉之時王靈雖不振而玉步未改豈遂無王乎自宜以箋爲正

郇伯勞之 郇國在今山西平陽猗氏縣魯桓公五年爲曲沃所滅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郇始封之君蓋文王之庶子故左傳曰文之昭也逸周書郇叔虞叔孔晁注謂是成王之弟者成王之從弟郇第二代之君也勞之者覲禮所謂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爲承而擯鄭注曰王使勞賓於郊使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之承而擯之蓋於時郇伯爲宗伯而奉使以勞來王之四國作此詩者憶西京覲會之盛宗伯秉禮以將王命而後則上下交慢如凡伯之弗賓單子之不敬而諸侯亦散叛而不足以存矣集傳承毛鄭之說謂郇侯爲州伯治諸侯有功於文義不合

豳風

七月流火 毛傳火大火也集傳謂大火心也按孔安國尚書注曰火蒼龍之中星蒼龍者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其中星房也非心也秋星昴冬星虛皆前三後三而處中二十八星之配七政也星房虛昴其宮日皆以太陽之宿爲中星心宮月而次居五非中星也但書言中春星鳥鳥者南方朱鳥七宿之統名則又槩舉而不僅紀中星亦可通於夏之中火也鄭氏周禮注云正歲季冬火星中季冬旦中之星氐也則氐亦火也考工記龍旂九旂以象大火唯尾爲有九星則尾亦大火也氐尾皆爲大火故春秋繁露曰大火二十六星二十六星者房四氐四心三尾九箕四輿鉤鈐二也然則蒼龍七宿唯角亢繫乎攝提而以下五宿皆名爲火書所謂日永星火者固與星鳥之合三鶉而言鳥等矣故一行天文志云氐房心大火也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昧昧鶉火張也對鶉火而言其精則大火之名專屬於心對三鶉而言其舍則氐房心尾箕五宿皆爲大火此西流者以舍言之則非獨言心可知

褐 許慎說褐麤布衣也蓋袞之精者爲布袞之麤者爲褐許子衣褐賤者之服

麤也織毛之毳从毛麤布之褐从衣音同字異而義自別古無今之草綿

元乃入中國

非五十不衣帛庶人之服結者臬布麤者臬褐也集傳謂一之日于貉一章為終無褐之意既於褐旣不分且毳乃羊毛所織而狐狸止任為裘盡古今通夷夏未聞以狐狸之毛為毳者而裘褐不同尤其易辨此集傳之必不可從者也

秀萋 傳注俱不言萋為何草許慎曰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邱光庭以此為月令苦菜秀之苦菜按苦萋葉如蓬艾化如牛蒡子花又爾雅萋縹蕪菀郭注云遠志也遠志三月開紅白花按不榮而實謂之秀苦萋遠志既皆有花皆非不榮而實而遠志花開三月於時又異則非彼二草明矣廣雅云萋莠也莠俗謂之狗尾草似粟不榮而實正當四月而秀多生田野正與詩合此章紀物以占寒候草之將實歲之晏也故首紀秀萋見早登之物而警時變猶夏小正之記麥秋也驚其秀而後知其萋故不曰萋秀而曰秀萋古人屬辭之工非遷句以就韻也

于貉 貉兵祭也鄭司農衆讀如禡鄭康成讀如陌周禮有司表貉于陳前甸祝掌表貉之祝號田獵以講武故有兵祭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一之日于貉者祭表

貉而狩也陸佃云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爲裘是已舊讀如戶各切則以後代貉貉互用因以善睡之貉爲貉既失混亂若集傳云貉狐狸也尤誤貉似兔狐似犬狸似貓三種懸絕狐且非狸狸且非狐而况貉乎

斯螽莎雞蟋蟀

斯螽毛傳曰蚣蝩也爾雅謂之蜚螽方言及廣雅謂之春黍郭

璞曰江東呼虬

虬 蝮

今按虬蝮似螳螂項稍短而無斧六七月閒好入人葛衣

中閩粵人生啖之莎雞樛雞也爾雅翰天雞郭璞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

名樛雞廣雅曰樛鳩樛雞也

蟹

蟹 貓

晏青也蓋連類而廣異名實一蟲耳陸佃

曰黑身赤首一名天雞與二雅合其惑於崔豹古今注以爲絡緯者誤也陸璣云

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謂毛翅數重則是而以爲似蝗亦誤也若蟋蟀則爾雅謂

之蜚方言謂之蜻蛚亦曰虻蟋廣雅謂之蟋

促

織促織今所在有之或鬪以賭賽

身灰黑色股肥軀短善鳴此三蟲者各爲類而非互變明矣鄭箋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初未言動股振羽亦謂蟋蟀文義甚明集傳乃合三蟲

爲一謂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則既不審於物理抑讀鄭箋爲已疎矣虬蝮自五月

初生至八月尚多有之未見其變爲蟋蟀若莎雞唯在豆葉上者爲紅娘子在
王不留行者爲王不留行蟲葛上者爲葛上亭長在芫花葉上者爲芫青其翅具
雜采者爲蟹螯不聞能化蟋蟀虬蝸大而紅娘子小紅娘子有翼以飛而蟋蟀無
翼而躍蚱蜢青長而蟋蟀黑短紅娘子有大毒而虬蝸可食促織可畜玩其相去
如秦越且唯紅娘子有翅故曰振羽唯虬蝸躍而不行故曰動股唯促織入入室
中故自野而至牀下詩人體物之精如此尤不可淺心讀也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鄭箋曰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此言躋堂稱觥在滌場

納稼之後於君饗羣臣義不相屬故集傳以爲民進酒于君而曰公堂君之堂也
民忠愛其君之甚殺羊以獻其君舉酒以祝其壽然環一國之民并具羔羊朋酒
旣大勞費而集于君之堂上競舉觥以獻醕野人無禮喧豶狼藉豈復有上下之
章且豳國雖小但有千井卽有萬夫阿房建章之大不足以容而況豳公之堂乎
鄭氏月令注引此以爲大飲烝之典其說爲通周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序者西序也在國之西郊故毛傳曰公堂學校也殺羊者大夫之禮黨正下大夫

也而泄其事故牲用羊朋酒者鄉飲酒禮所謂尊兩壺于房戶閒也既非夫夫井井而其羊酒亦君所不臨民以自修其歲事繫之滌場納稼之後適相協合兕觥則鄉飲酒禮所謂獻用爵其他用觶者是也許慎說觶飲酒角也又曰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蓋凡以角飲者或曰觶或曰觥義皆通毛傳曰觥所以誓衆則以此爲罰爵於義亦迂我姑酌彼兕觥亦將何所誓而何所罰乎下云萬壽無疆則其非誓衆亦明矣

鷓鴣 爾雅鷓鴣鷓鴣說文亦同陸璣疏云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紮之縣著樹枝是已方言謂之桑飛一曰工雀一曰過羸一曰女匠一曰幘雀廣雅云鷓鴣鷓鴣果羸桑飛女匠工雀也要其實則莊子所謂鷓鴣者也故趙岐孟子注曰鷓鴣小鳥陳琳檄吳文云鷓鴣之鳥巢于葦苕以詩言之鷓鴣之爲巢也堅固故曰紉繆牖戶其託巢也卑人易侮焉故曰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繫于弱枝易于飄動故曰風雨所漂搖然則此爲鷓鴣之自言而非告鷓鴣之詞審矣自郭璞以鷓鴣爲鷓鴣類禽經注又誤以爲伯勞已爲淆亂而集傳乃曰鷓鴣悵

鷓惡鳥因不以我爲鷓鴣之自我使詩意怨誹而傷失忠厚溫柔之旨按鳥名有相近而實相遠者如燕燕非燕雎鳩非鳩其類不一鷓自鷓鴣也鷓自鷓鴣也鷓鷓自爲鷓鴣土臯音澆不音悖也爾雅謂之臯鷓名異類殊何容以彼易此且周公奉

王以誅二叔義也若斥之以食母之鳥詠歌而流傳之是不仁也故大誥多士多方未一言及二叔之罪蔡仲之命以王命臨之亦止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而已公於此固有不忍盡言者故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而何忍以至不仁之妖鳥比其兄哉鄭氏以鷓鴣比周世臣之子孫以黨屬周公而得罪者於義極順集傳以一鳥名之誤廢舊說而陷周公於詛怨天倫之愆且以鳥巢比王室鳥子比成王殊失君臣之禮王室而曰我室王而曰我子又以恩勤自誇尤爲驕駟自當從鄭箋亡疑

鷓鳴于垤毛傳曰垤蠃冢也集傳因謂鷓以食蠃而鳴以實攷之有二種鷓食蠃者小鳥亦襲鷓名其本名鷓者知雨之鳥其大如鶴俗謂之老鷓取魚而食喙長大喙而不啄蠃不足供其一飽且亦不能啄微眇之蠃本水禽也時雨將降則

得其所而鳴一名焦明樂動聲儀曰焦明爲兩備吳淑賦曰歎室中之思婦集水上之焦明正此詩之本義埜水上小邱也故邱光庭曰據詩之文勢此埜不得爲螳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其說是若務巧而失實則釋經之大病也

有敦瓜苦 墨子曰瓜苦苦蒂天下物無全美瓜之類不一唯甜瓜正謂之瓜甜瓜之蒂極苦故禮記言瓜祭上環環瓜之脫華處不尙蒂者蒂苦也瓜苦瓜之苦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瓜爲人割去僅畱其蒂於棚上敦敦然聚現秋色荒涼之象見矣經言瓜苦不言苦瓜其義自明若以苦瓠爲瓜苦則古人言瓜非瓠言瓠非瓜故曰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瓜瓠之不相通久矣

親結其縢 毛傳曰縢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帨集傳因之則是以縢爲衿下垂之帨矣芾亦謂之禕正當衿下按爾雅婦人之禕謂之縢又曰縢縢也郭璞曰卽今之香纓然則禕與縢皆有縢名而此言親結者言夫親結之若母結帨不當言親按許慎說綏繫冠纓縢也縢亦纓也此結縢者卽昏禮所云主人入親說脫婦纓之纓也女子十五許嫁笄因著纓明有繫故旣嫁而壻親說焉說而謂

之結古語多相反借用猶治之言亂耳又許慎說縞以絲介履凡以絲結者皆名爲縞于冠于帨于履皆然蓋以絲爲之

伐柯 考工記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欂一欂有半謂之柯半矩者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欂斤柄二尺柯斧柄三尺上古之事質不別立尺度卽以斧斤之柄爲則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凡爲車之事皆以此爲尺度故爾雅曰柯法也所謂其則不遠也言其長短博厚之尺度可近取則也不然則柯一直木耳可任意爲之但求與斧孔相入耳何所容其睨視如中庸所云乎

詩經稗疏卷一

衡陽王夫之誤

小雅

萃 唐文宗問宰相萃是何草李珣曰臣按爾雅萃是藎蕭文宗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正白叢生野中似非藎蕭然文宗李珣要未審知其爲何草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筍抑與文宗之說又別以義攷之當求之鹿食九草之中故李時珍本草謂是皤蒿皤蒿一名白蒿乃萇蒿之陸生者也然萇蒿葉長而花黃亦與疏異九草中唯薺芄葉如杏葉開花如盃子正白俗謂之杏葉沙葎則與疏正合其名萃者古今稱謂之殊也以此推之食野之芩亦當是水芹芩芹音相近耳要以不出九草之中爲正若夏小正云七月萃秀萃也者馬帚也然則爾雅所謂芑者乃今之地膚子草亦萃芑傳譌之差大抵漢人傳書多承口授故音相近而字遂無擇以理事求之斯可爲折衷爾

雛 說文雛祝鳩也音思允切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杜預解曰祝鳩鷦鷯也鷦

鳩孝故爲司徒方言鷓鳩大者謂之鷓鳩小者謂之鷓鳩梁宋之間謂之鷓鳩則
祝鳩鷓鳩一鷓鳩耳鷓斑音相近今俗書作斑鳩古者老人杖首刻此鳩取其不
噎有祝也孝養之義故謂之祝鳩而四牡以興將父之思嘉魚以興燕乂之養其
鳥似鳴鳩而不善鳴斑如梨花點方春尙小則綠褐色或謂之黃褐侯掌禹錫曰
黃褐侯秋化斑鳩黃褐侯青雛也然則在春爲雛在秋爲祝鳩名隨形異而實一
鳥也集傳曰雛夫不浮鷓鳩也則沿舊注音雛爲佳道遂以爾雅佳其夫不當此
之雛誤矣夫不者鷓浮鳩也其色白故舟之白者名爲白浮鳩劉宋童謠所謂可
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者也其名佳其不名爲佳況名爲雛雛佳異音雛與佳其
異名槩而一之則失其實矣

滑醑 毛傳曰滑舊之也以蔽曰滑醑一宿酒也埤雅曰滑滑美貌蓋酒經沛舊
則清滑而美始成之醑則滓濁而薄今粵西人造酒始成卽煮飲之色如泔蓋所
謂醑也人家所釀澄濾而滑者所謂滑也無酒醑我者言不得美酒而聊飲未舊
之濁醑也集傳則云醑買也醑酒市脯小人之食而可登之尊罍乎

象弭 毛傳曰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按許慎說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爾雅曰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郭璞注云緣者纏繳之卽今宛轉也弭今之角弓也蓋弓與弭其制不同以絲纏其體而梢大若今大梢弓者謂之弓見角於面而不用絲纏梢枝銳出末反嚮外若今之鎮江圈弓者謂之弭今圈弓有緣而大梢弓或反無緣與古不同古人利弭之小梢以解六轡之紛結因去其體之緣使滑澤而不宵後人則隨意緣之抑或不緣以從簡略耳要之弭者角弓不纏之名非但指其梢而言故春秋傳曰左執鞭弭弓梢非可執者亦言執角弓耳杜預解曰弓末無緣於末之上脫一反字義遂不順劉熙乃曰弓末曰簫又謂之弭以骨爲之則竟以弭爲弓梢不知此之言象弭者偶紀其梢之飾而梢非卽弭集傳云象弭以象骨飾弓梢亦承劉熙之誤使云以象骨飾弭梢斯得矣凡飾器者皆象牙而言骨者象之牙出吻外非咀齧之用故古者謂之骨而不謂之牙

旂

旒

鳥章

凡旗幟之屬有旒者爲常爲旂如今之鑲邊大旗是

也雜帛爲物通帛爲旂其制皆方通帛者數幅一色如今五方大旗是也雜帛者

每幅色相間如今五色大旗之類是也廣充幅長八尺爲旒下以他帛繼而裁似燕尾爲旒其制狹而長如今之高招是也旗旒旒旒皆如旒而竿首各有所注因以所注者爲別注之以熊虎之皮爲旗曲禮所謂載虎皮載貔貅是也注之以合剝鳥隼之皮毛爲旗曲禮所謂載飛鴻載鳴鳶是也注龜蛇之甲皮爲旒注革鳥而全其羽爲旒析其羽爲旒韓詩外傳所謂赤羽如日白羽如月是也今皆不存此制唯旒首或以旒牛尾爲之幢旒則與爾雅注旒首曰旒之說合爾而他則未有注也常旒物旒廣大而方以備美容爲文旒旒旗旒旒狹小而長以便戎車爲武旒周禮九旗及爾雅說文皆脗合而可徵也唯考工記言旗旒有旒爲異旒旒燕尾則爲旒其無旒可知雖或有旒必細碎多歧若如考工記或四或七則三方不相稱矣考工乃先代之書非盡周制則實異而名偶同耳毛傳曰錯革鳥爲章白旒繼旒者也於義甚明鄭氏始誤以鳥章爲衣飾及交龍爲旒龜蛇爲旒之畫飾俱非古制集傳乃引曲禮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以附會之與鄭氏禮記注四獸爲軍陳之說相左欲以後世之畫旗槩西周之鳥章未見其可也且使

如四方四獸之說則南仲所將不應獨缺右部六月唯有前軍采芑唯左後二軍皆於事理不合曲禮四獸不言載唯虎皮貔貅飛鴻鳴鳶言載不言繪唯招搖爲旗似與今之七星高招相肖蓋旗以示衆畫鳥獸爲識而風颭雨濡或舒或卷則文亂而不可辨徒增煢眩不如注羽竿首之易於察識作三軍之目也古人立制質而利用類如此非後代所及也

在宗載考 集傳謂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以實攷之非也鄭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宗室者宗子之室也按燕以成禮必有恆所唯諸侯燕大夫則于寢大夫卑以臣禮畜之也公食大夫之來聘者于廟以賓禮待之也天子之待諸侯覲則設斧扆于戶牖之間侯氏肉袒在廟門之東受覲于廟者諸侯尊不純以臣禮莅之也見于廟而燕亦于廟則嫌於純乎賓若改燕于寢則嫌於純乎臣故於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臣禮不失而親親之道得行也凡君燕臣必別立主人以相獻酢如侯燕大夫則宰夫爲主今此則以宗子爲主故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侍鄭氏未達斯旨而曰天子燕諸侯之禮

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則誤也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鄭氏以爲百世不遷之宗是己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綴之以食者燕食於其廟也儀禮曰大宗者收族者也收者合而燕食之也諸儒多不曉其說唯杜預宗譜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今此與燕之同姓諸侯於天子爲服絕故適宗子之家而成夜飲昭穆審親疏辨綴之弗別可以敦親親之恩而不損天子之尊與後世就內殿講家人之禮者異矣大傳曰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唯周爲有宗子蓋周公定禮以此爲首故書謂之宗禮其制立天子母弟之子以爲大宗使世嗣之以序同姓周公之長子伯禽就封于魯其次子君陳留周而世爲大宗嗣周公縣內之封逮春秋時有周公閱周公孔周公黑肩皆世周公之封而爲大宗者也天子就宗子之廟以燕侯氏而不爲抑諸侯得成夜飲而不爲亢則唯宗

子爲獻酢之主也宗子爲主以燕則燕乃宗子之事而族人皆侍雖天子亦聽命於主人而夜飲通矣於此見毛公引據之精而非鄭氏所及若集傳路寢之說與在宗之文不合其誤明甚

焦穫鎬方 爾雅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焦穫總一澤之名而集傳謂穫瓠中焦未詳則似未徵之爾雅也瓠中在今武功乾州界地接西安鳳翔之間既深入而整居於此則游騎所侵至鎬京之西亦其勢也集傳乃謂方爲朔方而鎬爲千里之鎬夫整居者在乾州之南反以慶陽之鎬寧夏之方爲侵及之地則亦未曉於邊腹之形矣虜入畿甸故曰孔熾猶漢之烽火達甘泉唐之突厥至渭橋也且此獫狁之歸路從太原出塞則其來路當從鄜延渡河而西非自寧夏入塞而東尤不應至朔方疑此方者唐之坊州地在鄜州之南故方叔禦之渡河東追至太原而止焦穫周之大澤藪水草所便虜旣屯聚于此或北蹂鄜坊南掠豐鎬不得遠及西北邊戎之境若出車之詩曰往城于方則以伐西戎而言也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備紀其控禦之功而雜言之要非城朔方

以捍獵狃蓋獵狃在大同塞外則以太原爲邊昆夷在河洮秦鞏之外則以朔方爲邊兩寇地形相去千里隔以大河不得混而爲一也

織文 鄭箋曰徽織也周禮所謂各有屬皆畫其象者也織之爲言識尺說也觀

禮識之于旂以辨次軍禮各畫其象以別部伍謂使卒識其將也後世軍中猶有書官位名姓于旗者蓋其遺制韓信拔趙幟樹漢赤幟亦拔其主將之幟而樹己幟非盡拔其旗也流俗泛稱旗幟承譌而無別已

以先啟行 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衛啟牟成御襄罷師肱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肱非也肱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肱也兩翼而一將者爲游軍或左或右也啟爲前部肱爲兩翼而左傳又有先驅申驅又在啟前此所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啟而行卽所謂先驅已蓋前部居大隊之前與左右中後爲五部而先驅在大隊外遠探寇勢猶今所謂哨馬撒撥者是啟未行而此先之集傳曰啟開也未悉

魚鼈膾鯉 大射禮羞庶羞鄭注云或有魚鼈膾鯉雉兔鶉鴛蓋燕禮牲用狗騂

肝管狗馘醢庶羞之正也其有魚鼈膾鯉者加之以示優故云或有故詩稱之以紀其饌之盛也

張仲孝友 禮與卿飲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燕主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爲主而別命賓則君與所與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者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爲賓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毛公謂孝友之臣處內宣王時執政有仲山甫不聞張仲之治內集傳以爲與燕者則與燕衆臣不無可稱而何獨矜張仲邪

芑 集傳云卽今苦蕒菜按苦蕒者廣雅之所謂蘆也

蘆與芑通

人家圃種之非菑田

新畝所有芑者似苦蕒而莖赤葉多岐苗初生可食五月則中抽高莖莖端出一花色黃似旋菑花顏氏家訓謂之游冬俗呼野苦蕒一名蒲公英一名黃花地丁生野田中正與詩合又枸杞一名爲芑苗葉亦可茹要非田畝所生多生水次豐水有芑或爲枸杞以枸杞出秦中故可據爲豐水之有異物同名攷義類而知之

又不可以一槩論也

簞第魚服鉤膺儵革 第車之後蔽也爾雅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以竹簞蔽輿後而謂之第者竹外有革也服牝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如育以魚皮鞞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箛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箛也簞第也鉤膺也金路之飾也魚服也儵革也革路之飾也天子既賜方叔以金路寵之以公侯之禮而又賜之革路以卽戎故曰路車有奭奭盛也言其兼有之盛也奭讀如召公奭之奭毛公以奭爲赤貌鄭氏以服爲矢服及儵革爲轡首集傳兩從之俱於車制未悉

隼 郭璞曰隼也按鵬似鷹而大尾長翅短土黃色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出遼東者最俊謂之海東青其羽用爲箭翎亦有黑色者張華謂似鷹而大俗呼阜鵬是也出西方者謂之鷲若隼則似鷹而小一名鳶一名鷗一名題肩今人但呼爲鷗子其尾翹起以翅擊鳥擊鳥必準故水準之準从隼鵬自鵬隼自隼故禽經曰鵬以周之隼以尹之明其非一物矣若今善文選注云鷲擊之鳥通呼爲隼

其謬尤甚鵬海青也隼鳶也鷗也鷓也晨風鷓阿呀音鷓也古今異名淺人遂至

淆亂

振旅闐闐 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許慎說闐盛意與郭通繫之振旅之下

於義爲允鄭氏乃謂又振旅伐鼓闐闐然集傳因之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軍以鼓進以金退有功而入宜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齊之安得鼓聲獨震邪且鼓聲旣曰淵淵矣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若孟子所云填然鼓之者則填之爲言塵也塵坳也言衆軍齊進如塵坳坳也與此闐闐正不相通

漆沮 陝西之水名漆者有二一出扶風縣水經所謂出扶風杜陽縣之俞山東

北入于渭也一出永壽縣流至耀州合于沮禹貢所謂渭水又東過漆沮合于河也此詩及綿之篇所云漆沮連類而舉知其爲永壽之漆矣沮水出宜君縣逕耀州合漆又逕同官至富平縣合北洛水入于渭水經所謂北洛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祲縣北東入于河是已然沮水過祲而不徑入河則水經之疎也

禹貢言渭東過漆沮入河是漆沮合渭而後入河不自耀州東北徑入審矣

耀州本設

乃孔安國書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其曰亦曰洛水大誤洛北洛水也漆沮至富平縣始合北洛北洛出延安洛川縣西非卽漆沮特其下流相合耳集傳承孔氏之誤亦云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州至同州入河旣不知洛水之有別源又不知漆沮北洛合而入渭同渭入河而不自入于河朱子當南渡之後北方山川多所未核胡不取禹貢本文一疏析之以折孔氏之譌邪若自土沮漆注又謂二水在豳地尤謬漆沮二水出邠州之東北過邠東而入渭不復逕邠自土沮漆者言邠之東界耳

百堵皆作 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百堵凡五百丈集傳以爲築室以自居安有乍還復業之流民而能築此廣袤之室乎若斯干言百堵則天子之新宮故其詩亦謂之新宮鄭箋曰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牆壁者城垣也國已壞滅則城郭頽圯百堵之作其爲築城明矣若民之屋舍則厲王之世西京未遭兵燹不應毀敗蓋當厲王失道諸侯擅相吞滅國破民流而宣王興滅國而爲之安集如鴻

鴈之飛集故詩人詠之非流民之自言也使爲還歸之民復業築舍而自言則誰無室家之情而有得謂其宣驕者乎新造之君大修城池爲長久之計愚民難與慮始故或譏其夸功自侈鄭箋云謂役作衆民爲驕奢是已

穀 毛傳曰穀惡木集傳云穀楮也郭璞云皮作紙璩曰穀一名構名穀者以其實如穀也穀木之穀从設从木五穀之穀从禾本不通璩說殊爲附會今按楮之與構本爲二種流俗不分混呼爲穀其一喬幹踈理結實似楊梅者皮粗厚不堪作紙皮間有汁如漆而白可用塗金者構也而本草呼其子爲楮實子實紅熟時房中小子如粟故璩謂其實如穀其一樹小枝弱條僅如指大皮可爲紙亦不結實此則楮也穀也楮非構又不結實璩與本草兩失之構樹高數丈不能託生於檀陰之下楮小而庫喬林之下多有之古無楮紙而此木葉粗枝細同於灌莽故毛公謂之惡木若埤雅云皮白者是穀斑者是楮有瓣者曰楮無瓣者曰構又析爲三種實亦不然

下莞上簟

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集傳則曰莞蒲席今按莞與蒲本

非一種爾雅莞苻藪其上蒿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江東謂之苻藪言西方人呼蒲爲莞則亦以明其爲方言之譌而莞本非蒲也蒲洪以池生瑞蒲人謂之蒲家後因草付之譏改蒲爲苻藪之苻則苻蒲不分羌氏之語耳按本草言蒲似莞而葉圓今陂池泛生葉粗而易斷僅可作米鹽包者蒲也其葉厚而細堅韌可爲席者莞也周禮蒲筵莞席亦足證莞之非卽蒲矣劉宋起居注韋朗作白莞席三十五領昔人蓋甚珍之非蒲比也古之坐臥有筵有席下莞筵也上簟席也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張揖亦曰笙簟席也杜甫詩有桃笙蓋桃枝竹席書顧命篋席黼純孔安國注云篋桃枝竹桃枝竹者實竹也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爲之而鄭氏謂爲竹葦葦席今之蘆席麤惡殊甚唯喪禮設之唐郇模請以葦裹尸而君子寢之乎

載弄之瓦 毛鄭以瓦爲紡甄集傳因之然弁璋取義於君王弄瓦當取義於酒食所祝者乃天子之女其嫁必爲公侯之配雖親蠶而無紡績之勞未有故以賤役辱之者唯賓祭之尊俎籩豆不容不議耳且紡甄麤笨非小兒所可弄然則瓦

者蓋燕禮之所謂瓦大禮器之所謂瓦甒有虞氏之尊以供君之膳酒者也弄之亦議酒食之意要此所云弄者或三月或周倅聊一弄之若顏氏家訓所云試兒今俗倅盤抓周之類非與之尋常玩弄者璋瓦皆重器而脮易剝毀豈以授嬰兒者哉

倅、爾雅黑脣倅又曰牛七尺爲倅尸子亦云然此所言九十其倅者當以牛長七尺言之猶衛詩之言駉紀其長大以統其庫小極詠其盛也若謂是黑脣之倅則黃牛之脣十九皆黑不足見其多矣殺時倅牡亦言其長大博碩爾祭牲雖辨色未聞辨之於脣故云有球其角牛大則角長唯長七尺故其角球然也

虺蜴 許慎說虺以注鳴今傳注家或謂虺爲蛇又或以爲蝮蛇或以爲土色反鼻鼻上有針之蛇者皆誤蛇固不能鳴卽有鳴者亦不以注顏之推以韓非子有虺兩首之說而湯左相仲虺亦作仲虺因證虺之卽虺而猶疑虺之爲蛇今按明道雜誌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土人言此蛇老虺所化又謂之山虺以韓非子兩首之說攷之則虺蓋老虺耳虺每夜長吟不辨其音之所出兩端

皆首或以注鳴也宣和博古圖器有蟠虺文者蜿蜒長細如虵古銘有云爲虺弗
摧爲蛇柰何若蝮與反鼻之蛇較蛇尤毒非銘防於未甚之意唯老虵弗摧則恐
成巨蛇耳方書言蚯蚓鬻人能令人生疱如大風法用百舌窠土或鴨通傳之故
曰虺毒乃此詩初不以毒言而但刺其言之無倫蜴蜥蝻蝻也蝻蝻不傷人而
但以胸鳴胡爲虺蜴者言凡人之言皆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言行顛悖不循義理
豈以注鳴以胸鳴而不自口出邪若陸璣以虺蜴總爲榮原之別名尤屬鹵莽

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此詩小序及申公說俱云刺幽王而鄭箋獨云刺厲王集
傳改從序說自不可易但無據以折鄭氏之誤爾今攷竹書紀年幽王二年涇渭
洛竭岐山崩三年嬖褒姒五年皇父作向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則此辛卯
日食在幽王之世明矣竹書雖有戰國史官附會增益之文而編年精審實三代
之遺傳故朱子亦信爲徵據

見語類

且以皇極經世內篇參之幽王元年庚申六年

乙丑其年十月距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歲二月凡五十五年零四月按春秋是
年二月乙巳日有食之杜預據長曆定爲辛卯合朔今以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積之自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朔下至平王五十一年辛酉二月朔實積得二萬零二百零七日歷三百三十六甲子又四十七日則是年二月朔當爲丁丑其差八日而以二十八月一閏距二閏之間則五十五年零四月首尾二閏差十六日以小盡故其縮八日則隱公三年二月朔正乙巳矣今以曆法求之梁虞劄曆唐傅仁均戊寅曆一行大衍曆元郭守敬授時曆皆推得幽王六年二月乙巳朔入蝕限上推下推雅與竹書脗合而百川沸騰山冢峯崩竹書正與詩合則此詩之爲幽王而作顯有明徵矣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 先儒及諸傳記皆云果蠃負桑蟲之子鼓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蟲因化爲果蠃流俗因呼爲人後者爲螟男至陶弘景始云蝶蠃一名蠶蟪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蟲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詩注言細腰之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段成式亦云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不獨負桑蟲又陶輔桑榆漫志云於紙卷中見此等蠶因取展視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

狀爲窠有一青蟲乃蠶含來他蟲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後漸大其青蟲尙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蟲亦漸次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果蠃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蟲漸次死腐就爲果蠃所食食盡則穿孔飛去又韓保昇本草注云有人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果如陶說蓋詩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近世王浚川雅述陳明卿類書皆與二陶段氏之說合夫之在南嶽有山僧如滿言其如此因導夫之自於紙卷中展看一一悉符陶段之說蓋果蠃之負螟蛉與蜜蠶採花釀蜜以食子同物之初生必待飼於母胎生者乳卵生者哺細腰之屬則儲物以使其自食計日食盡而能飛一造化之巧也乃詩以興父母之教子則自有說而羅願爾雅翼云言國君之民爲他人所取爾不知似孳乃似續之似遂附會其說猶云鷓鴣鷓鴣旣取我子亦可謂鷓鴣以衆鳥爲子乎願知果蠃之非以螟蛉爲子而遠附序說近背下文於取興之義無當詩之取興蓋言果蠃辛勤攫他子以飼其子興人之取善於他以教其子亦如中原之菽采之者不吝勞而得有獲也釋詩者因下有似之之文遂依附蟲聲以取義蟲非能知文言六義者人之

聽之髣髴相似耳彼果羸者何嘗知何以謂之似何者謂之我乎物理不審而穿鑿立說釋詩者之過非詩之過也

桑扈

桑扈大如鳩鴿蒼褐色有黃斑點喙微曲而厚壯光瑩俗呼蠟嘴好食粟

稻爾雅云桑扈竊脂竊脂者其色也竊淺也脂白也淺白者白閒青俗謂之瓦灰色邱光庭曰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采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俗呼白鳩鳥是已爾雅又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於例可推竊如虎豹竊毛之竊郭璞不察謂其好盜脂膏陸璣亦曰好竊人脯肉鄭箋遂云桑扈肉食不宜啄粟集傳因之然則竊玄竊黃何者爲玄爲黃而盜之以食邪且脂膏脯肉不在于庖廚則于庋閣從未見有野鳥飛入人家盜脂脯以食之事偶有之亦非彼所恃以食如鼠然者且彼亦何從知人脂脯之所在而能巧伺以竊乎凡小鳥之肉食者皆啄蟲耳然亦未嘗不食粟爵燕鷓鴣皆是也桑扈好食粟稻菽有明徵率場啄粟正其性然而箋傳以爲失其天性誣矣此詩所興言小鳥之率場啄粟人無惡害之者得以自遂而填寡之權岸獄曾不如也故云哀我哀其不能如鳥也

豈嘗有桑扈不宜食粟之意哉陸佃乃謂爾雅有兩桑屬竊脂一則盜脂以食一則爲淺白色不知爾雅之重出者非一拘郭鄭陸璣之說而曲徇之爲陋而已矣如或醕之 集傳曰如受醕爵得卽飲之按鄉飲酒及燕禮主人致爵于賓賓受而卒爵者獻也賓致爵于主人主人受而卒爵者酢也若醕則主人送酒賓于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遂降立于西階下不卽飲也故鄭注云醕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則醕酒非得卽飲之集傳誤矣顧於信讒之義無取是以鄭箋云醕旅醕也旅醕之禮媵酒者實觶送賓奠于薦西賓受之就主人乃飲而更實之以授主人主人受以醕介漸及衆賓蓋行酒也故鄭箋云如醕之者謂受而行之其義精矣

予慎無罪 方言慎憂也宋衛之間憂或謂之慎此詩言天之降威已憚將無所別於善惡予不得不爲無罪者憂也集傳詮慎作審於文義不暢

曩 毛傳曰曩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公八年十月壬午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雝乙酉公子遂會洛戎盟于曩相去三日就盟兩地曩去衡雝甚近可知杜

預解曰衡雒在滎陽卷縣晉文公作天子宮于衡雒而會于溫其地皆在今懷慶府杜預又云曩鄭地蓋東遷之後曩公亡而鄭并之非地近新鄭也蘇者蘇忿生之國其地在溫一曰蘇一曰溫春秋狄滅溫左氏傳曰蘇子叛王王卽狄人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傳言蘇子而經言溫蘇之卽溫可知矣溫今懷慶溫縣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謗云畿內者東都之畿也

墳篋 風俗通云墳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鄭司農衆則曰墳六孔未言其二通篋風俗通云十孔長尺一寸世本云有觜加酸棗鄭司農云七孔

如識

孔張揖云有八孔前一上三後四頭一諸說不同集傳所云則據五經要義之文要不審其孰是凡此類無從攷定博記以俟折中可爾

杼柚 方言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攷譚地正在東齊云杼柚者其方言也序言困於役而傷於財杼柚其空言空國以從役也鄭箋以杼柚爲持緯受經之具則職貢有絲麻而無布帛與後世庸調用絹者不同覲問雖有幣自有常制不致遂空機杼毛傳云空盡也言人力盡于輸作是已

佩璲 毛傳曰璲瑞也鄭箋云以瑞玉爲佩集傳因之按瑞者諸侯命圭之名瑞信也以爲述職之信也藻藉而執之覲于天子納之于王其歸國仍反與之且五等圭璧頌自王廷非諸侯之貢王者各有常制不可得而長短尤非珉瑪璆璜之屬可爲佩者則鄭氏瑞玉之說不典明矣按崔豹古今注曰璲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璲許慎之所謂綬維也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然則璲者綬下之維以綴佩用絲爲之故曰鞞鞞不以其長也說文無璲字其字作璲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爭不息於是解去鞞佩畱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秦以采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徐廣注曰今名璲爲璲則璲爲綬維亡疑而青州貢絲則固爲譚之職貢也

先祖匪人

箋云先祖非人乎何爲使我當此難乎以不勝亂離之苦而遂詈及

先祖市井亡賴者之言而何以云小雅怨誹而不傷乎其云匪人者猶非他人也類弁之詩曰兄弟匪他義同此自我而外不與己親者或謂之他或謂之人皆疎遠不相及之詞猶言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也鄭氏說詩滯於文句而傷理者不一

如言從之邁則云欲自殺求從古人匪上帝不時則云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如此類迂鄙不成理者集傳俱闕之而於此獨未削正何也

我從事獨賢○小爾雅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賢之訓多與射禮某賢于某若干純之賢同義故孟子曰我獨賢勞言多勞也以爲賢不肖之賢則於文義不通

鼓鐘將將 將將聲之大也喈喈聲之和也湯湯流之盛也潛潛流之徐也大與盛和與徐各以類興毛傳無所分別集傳因之失之疎

笙磬同音 毛傳曰笙磬東方之樂也蓋笙磬者磬名非笙與磬也周禮眡瞭擊頌磬笙磬鄭注笙生也頌或作庸庸功也有謂笙磬與笙聲相應頌磬與鏞聲相應者失之頌磬猶春秋之有頌琴頌爲磬名則笙非有簧之吹器可知大射禮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注曰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笙之爲言生也笙磬一物而曰同音者毛傳所謂四縣皆同是也笙磬笙鐘

鑄一縣也建鼓在西與應鼗二縣也頌磬鐘鑄二縣也建鼓在南者與朔鼗四縣也統諸笙磬以該三縣者笙磬在阼階東北上爲四縣之尊以振諸樂羣聲之統也

或肆或將

毛傳曰肆陳將齊

依下去聲

也鄭箋曰有肆

依下音剔

其體骨于俎者或奉持

而進之者今按此連剝亨而言未及陳列奉進肆當從鄭將當從毛儀禮肆與鬯同析解之登俎也爾雅將齊也郭注曰謂分齊也齊音才細切所謂分齊者如肝俎用心舌祭用肺尸俎用右肩祝俎用髀之類各有所宜分故謂之齊若以陳進言之則當在爲俎孔碩之下矣此詩一章言粢盛二章言犧牲三章言俎豆俎豆陳而後及獻醕四章言致嘏五章言尸饗以及餽餘而六章終之古祭禮之次第節文賴此以攷讀者當循序求之若方言剝亨而遽及陳列奉進則陵雜而無章矣

祝祭于祊

鄭箋云使祝旁求之平生門內之旁今按有司徹禮乃燔尸俎注曰

獨言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償尸之禮故出迎尸者主人而異於正祭之使祝迎

蓋僨尸者不事神而專事尸無祝告不拜安不嘏祝無事焉或諸侯之繹禮其禮盛當其奠也有告祊之事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祝告也非謂太祝之官也所謂祝者若特牲饋食禮祝曰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者是也祝于門而饗尸于堂重在尸而不在祊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旣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郊特牲曰祊之于東方失之矣祊宜在廟門之西室門者廟門也門有室焉鄭氏云平生門內之旁未是祝不言使鄭氏贅加使字卽繹祭用祝而祝祭必君自涖之祝不專其事祝不專事則求神者君自求之不當云使祝旁求也則祝爲祝告之祝而非太祝之祝明矣但此詩言烝嘗之正祭方在剝亨肆將之始不當遽及繹祭則意郊特牲所謂索祭者薦熟之後有此祝告于祊之禮正祭及繹皆有之而繹則省直祭而存索祭不必繹而始祝于祊也時享禮亡鄭氏亦無從攷而漫以意度之爾

曾孫田之 曾孫者對曾祖考廟而言也大夫三廟一始祖二祖三禰不祀曾祖不得稱曾孫少牢饋食禮筮祝嘏皆稱孝孫孝孫者對祖而言凡稱曾孫皆君也

書曰有道曾孫是己若楚茨之稱孝孫則自成王對文王而言天子可稱孝孫卿不可稱曾孫足知此詩非公卿有田祿者之詩矣自此以下數篇集傳皆云有田祿者諸侯人相于天子在王國且不敢用侯禮故衛武公乘重較而不乘輅車若卿食侯祿不世其國自循三廟之制況云有田祿其詞尤卑乍有而非固有安得遽立五廟且此詩云從以騂牡異於周公之用白牡啓毛燕膾殺用鸞刀尤非人臣所得而用楚茨云絜爾牛羊太牢具也以往烝嘗天子之歲事異于諸侯之嘗則不烝也祝祭于祊者直祭索祭而兼舉也鼓鐘送尸者尸謾而金奏肆夏也甫田云以方者大司馬羅弊獻禽之祀天子之獮也大田云俶載南畝者耕藉之禮也皆天子之事非人臣之所敢僭凡此諸篇皆當以序爲正

南東其畝 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步百者積一畝之實也取百步之積而方之則每方十步而黍稷菽麥之地與稻田殊其塋埒必狹長乃可行水然朱子謂廣一步長百 則太狹而與井地不合且田體皆順抑與此言南東其畝者舛異南東其畝者或南北其畝或東西其畝也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

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一畝之積廣五步凡三十伐徑二十步凡五列之每列縱者四畝橫者四畝兩縱三橫或三縱兩橫而成一列爲二十畝五其二十爲步百以成一列五其列則每方百步積萬步而爲百畝此則夫田之可方者也而二十五其四以成一夫縱者半橫者半故南山之詩曰橫縱其畝橫者南縱者東也一縱一橫交午而成方則畝間之水各因其徑爲所注于遂之道矣百畝而一夫夫有遂廣二尺深二尺都鄙之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廣四尺深四尺十里爲成成有洫廣八尺深八尺百里爲同同有澮廣二尋深二仞則溝洫皆方而起于四十井爲成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而旁加一里也要其數皆以四起則與四畝之徑廣各二十步而一方同四者開方之數所自生也都鄙近國車馬往來之衝故方之以便行而一夫之田或縱或橫則猶相互焉若鄉遂之制變九而十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十相乘勢不能方或屈一夫之遂縱之橫之以就溝或一夫之遂如都鄙法而十夫之遂則兩列各四夫一列二夫兩溝而成一列廣四夫長五夫積

五列而成洫一縱一橫逮乎五其二十而百夫溝上之畛猶必有齟齬不受之處而形如凹字之半積百而千積千而萬三十三里少半里猶不齊也九川而同而後方百重齟齬者得互相受而疆界始方焉則自一夫百畝以抵于同其或東或南犬牙相入而畎畝遂溝洫澮川參差縈紆者不一也溝洫本瀉水以防澇而直流太急則又苦其易燥故曲折之以節其流且地勢之高下無恆亦因之以輸灌而不滯乃鄭氏周禮注曰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是抑與朱子廣一步長百步之說小異大同無復紆折而徑畛涂道皆直截蓋鄭氏以南畝圖之而不以南東其畝圖之也唯南東其畝則徑畛涂道畎溝洫澮皆隨之以紆回水流旣節而抑可以限戎馬後世秦州地網河北塘水皆跡此而爲之者故卻克使齊盡東其畝而國佐對曰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此之謂也若使盡如朱子廣一步長百步及鄭氏一從一橫之說則與卻克之虐令何以異哉况周之授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一夫而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其大小區方尤不易齊周禮言井牧其田野左傳井衍沃牧隰皋

牧異於井其畝夫井邑邱甸之或從或橫必相地勢以經畫其疆埴安得盡使截然方折以趨川邪意此疆井之制太公實以兵法寓井田而密用其形勢既以治周畿內之田而抑行之於其國故此詩言南東其畝齊風亦言橫從其畝而國佐之對亦引此以折卻克唯齊爲世守其法而他國無聞焉則孟子所謂暴君汚吏慢之者也

中田有廬

鄭箋曰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曰便其田事則固非農人之恆居

矣乃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

下與

一步一字皆十字之論

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

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詩曰中田有廬趙岐孟子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朱子謂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蓋本諸此乃攷周里畝之制則有必不如此者大戴禮曰百步而堵三百步爲里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漢書食貨志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畹畹百爲夫是一步六尺一畝

百步周制也百步之制韓詩所云長十步廣十步者以方計之也金仁山所謂闢一步長百步卽今種豆麥之田隣者以長計之也大槩積方一步者百則一畝矣至漢武帝始增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古之畝非今之畝也周之一畝積方六尺者百周尺六尺抵今尺三尺六寸無論其爲方爲長而其積實要止於此廬舍之地異於田隣不可長計當以徑十步廣十步爲率積方二百五十步每方十五步八分稍弱每方九十四尺八寸以今尺計之每方五丈六尺八寸八分耳廬之四周有牆牆內外有塹有溝牆下有桑地牆約一尺餘溝塹內外約五尺餘桑地約七尺槩當每方約去地一丈四尺從廣相距約去地徑者二丈八尺周遠相距約去地五丈六尺是爲廬之址徑廣相距每方二丈九尺而已而父子異室餘夫且有棲宿之所春炊有室牛羊有牯犊雞豚有櫓墻蔬果有圃穫暴有場八口之家勢所必具而不可缺不知此三丈之內何以能置頓而無不足也若二畝半之在邑者以方百里之國計之提封萬井爲夫家者八萬則於邑中當以二十萬畝爲之宅積二十萬畝之實得爲方一步者二千萬步以方約之其地徑廣各四百四十

七畝強三百步而爲里當得十四里零十分里之九而朝廟市廛學校澤宮官署
卿士大夫商賈府史輿臺之宅舍賓客之館垣府藏倉廩廡阜委積園土犴獄之
所巷陌溝涂城塹之間地當復如之則是一城積四十萬畝每方六百三十二畝
徑廣各六千三百二十步爲里者二十一里強百里之國殷之侯國周子男之國
也而其城之大且如此若周制公侯之方五百里者提封二十五萬井雖有下邑
采地或分處之而國都邑居之民參分得一亦六十四萬家其城之廣闊愈不可
涯計矣春秋傳曰大都參國之一又曰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爲雉一雉而當五步
百雉之城其圍一里零三分里之二其徑七十五丈以步計之止一百二十五步
其積實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以畝計之一百五十六畝四分畝之一旣不能
容所食采邑夫家之宅而國都參於私邑以三乘之當止九百丈之圍城中積得
十四萬零六百二十五步以畝計之得一千四百零六畝稍強又惡從得二十萬
畝爲夫家之宅乎又況大國之提封二十五倍於此者乎使果有四十萬畝之城
其圍八十四里強以雉計之五千五十六雉而參國之一者其圍八千四百八十

二步以雉計之一千六百八十五雉半強與所謂都城不過百雉者幾相去二十倍其說之不符遠矣鄭司農衆曰營國方九里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天子之都其提封百萬井而都城止方九里豈區區方百里之國而有方二十餘里之城邪綿之詩曰百堵皆興以大戴禮百步爲堵計之岐周之城圍止萬步以五板爲堵計之止五百丈亦可證其不能容此衆民之廬矣然則二畝半之宅在國者旣國中之所不能容二畝半之宅在田者又不足以容八口之夫家是孟子所謂五畝之宅者壹皆在野其徑廣各二十二步二尺強爲周尺者十三丈四尺當今尺八丈零四寸粗可爲八口牆桑場圃居室之宅地孟子言宅此詩言廬宅非廬其不相通明矣宅者民之恆居也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嚮背之宜自其先世以來長子孫於斯土八家各自爲封域以別男女而息雞豚糞壤之爭非先王制產而始有者則亦不在經界之內任土而受均其廣狹一因原隰自然之勢而不可以畝計者也周禮上地夫一廛中地一廛下地一廛鄭司農衆曰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但田百畝卽有宅地一廛田以畝

計而宅無定限明矣若廬者則耕穫之次舍暫息而非所恆居者也許慎曰廬寄也云寄則非民之恆處而異於廛宅可知蓋於公田之中割二十畝爲草舍八家通一無戶牖牆壁之限前爲場圃後爲廬舍安置耒耜收斂秉耨擊藁秸以蔽風雨而便田事婦子來饁有所陰息田峻課耕有所次止先王周恤民情而利其用於此爲悉而李悝商鞅之流以爲閒土而辟之是以後世無存者故鄭氏曰農人作廬以便其田事此之謂也故曰中田有廬有者非固有之詞若以爲恆處之宅則誰無家室而與疆場之瓜或有或無者同侈言其有哉且如韓嬰趙岐之說民無適處乍邑乍田負釜甌牽雞豚扶老提幼以敝敝於道路在田之倉庾誰與守之在邑之餼糧必日有負輓之勞卒有冰雪彌旬饋運道阻樵蘇不給勢且餒困於城市田棄中野糞治不豫肥者成瘠況北土兼植五穀麥播于秋培于冬芸于春穫于夏梁稷稻菽種于春芸于夏穫于秋終歲無閒田卽無閒日方冬入邑原野闕寂無人虎狼恣其出入鬻霞闖其庭戶盜賊乘虛而發鄰國越境而侵溝洫崩塌而不修茅桷飄搖而不葺而邑居不習商賈無魚梁之利無狩獵之獲無

園圃之蔬無牧豕栖雞之地老無所養病無所飼辛苦墊隘永無安居之樂虐民不仁無踰此者而謂先王之爲此哉故知二畝半在邑者必無之事也若趙岐所云入保則四郊有警正卒入守之寓舍蓋檀弓所謂負杖入保者是旣非攜家而往不必人各有廬而須二畝半之廣使盡室入保城郭正似後世清野之虐令虛鄉遂以延寇深入而原野蕭瑟民無以存其又何以爲國乎故信韓嬰趙岐不經之說而不通以事理幾何不以王政賊天下也

祭以清酒

鄭箋曰清謂玄酒也按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鄭氏注曰清酒今中

山冬釀接夏而成不知康成之何以明於注禮而暗於箋詩一若兩人之言也使清酒果爲玄酒復何以云爾酒旣清邪韓弈之詩曰清酒百壺顯父豈以百壺之水餞韓侯哉禮運玄酒在室澄酒在下澄酒清酒也清玄之別審矣鄭司農衆曰清酒祭祀之酒抑不可通於韓侯之餞自當以康成周禮注爲正若集傳云鬱鬯之屬不知鬱鬯何得有屬且唯天子饗諸侯爲用鬱鬯顯父何得有百壺以餞韓侯且使信如集傳清酒爲鬱鬯是用鬯祿行時饗則名其爲天子之祭矣又何以

云公卿有田祿者之祭乎義立於此而不通於彼往往自相矛盾則甚矣訓詁之不易也

田祖 毛傳曰田祖先齋也按先齋者八蜡之一其祭舉于季冬之月天子以大索而息老物也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祈年祭蜡本非一祭田祖先齋本非一神不得以田祖爲先齋也風俗通曰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則竟以社爲田祖其謬尤甚周禮說所云者則合二十五家以置社因合之以報求也若集傳云田祖始耕者謂先齋也蓋神農其說之誤本於鄭司農而雜以毛公之說故合三神爲一愈成紛亂庶人無祭天子之禮故祭社者不敢祀顛頊而祀句龍祭稷者不敢祀炎帝而祀其子柱乃琴瑟擊鼓于田野以饗神農是與後世愚民繪牛頭草衣之像號爲神農而薦淫祀者等爲猥媿而謂典禮有之乎按周禮樹之田主鄭注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依者天神無所主立人鬼以爲之主也后土田正地祇也田祖人鬼也始耕者在上世杳茫不知爲何人而非必神

農山海經云叔均乃爲田祖郭璞曰主田之官又曰叔均是始作牛耕蓋叔均既有馭旱魃之功又教牛耕以節民力故黃帝命爲田祖之官後世卽以其官爲神號而祈報焉田祖之祀叔均猶社之祀句龍稷之祀柱也山海經言多駁雜先儒弗尙然去古尙近而山川草木多有確據引以爲徵固賢於臆度之亡實也

坻 方言蚘蚘猗鼠之場謂之坻蓋積土層紮之貌故以比庾粟之多若水中高地曰坻从水从氏與坻字不同劉熙曰小汜曰坻水中小小洲渚平薄無幾庾粟似之則亦但蔽庾底之一隅耳

田穉 高誘淮南注有穉稻或謂之稻孫所謂稻孫者乃已刈復生之禾農人所棄害之亦無損而深秋霜露凜降亦無蟲傷之患此云田穉與穉稻名同而實異按齊民要術二月三月種者爲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穉禾蓋螟賊之生多以秋初晴雨相半溼蒸所孳植禾已登不任受傷唯晚種之穉偏逢其害故特言穉而不槩言禾也

秉畀炎火 集傳云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蟲而付之炎火則已明炎火非人以

火焚之矣又云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則是人可秉畀火中而又何希望于神乎蝗有翅而善躍故可用火誘而焚之螟螣蝥賊蠕動於心根節葉之間雖設火坑安能迫之使入邪螟螣之類因晴中夾雨東風吹黏而成唯電光灼照則不黃而死此云炎火者電火也祝神以電照之令死也炎者曄曄赤光之貌

斂穡 遺秉 聘禮四秉曰筥鄭注曰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穡名也四秉爲齊夫旣斂而聚之爲秉爲穡何難載歸而胡爲其遺邪倘如鄭箋所云成王之時百穀旣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則狼戾之情農暴殄天物而田畯不爲督理其職不修矣然則此之不穫不斂遺且滯者蓋有意爲之以惠矜寡也以有餘惠矜寡者往與之嫌於無別來求之則嫌於見乞畱其有餘而若忘之使來拾焉則兩無所嫌此先王曲全之仁術以養民俗於忠厚彼有此有云者任人之意爲多寡而不期必之也

鞅韜有爽 鞅韜土服也士冠禮純衣緇帶鞅韜鄭注鞅韜緇韜也士緇韜而幽

衡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蓋爵弁之韍士與君祭之服也玉藻一命緼韍幽衡鄭注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韍也許慎說士無市有衿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韍士賤不得與裳同此詩咏諸侯而用士服者殷人五十而後爵周大夫四十而後爵諸侯終喪入見而後爵白虎通曰世子受命衣士服謙不敢自專也鄭箋所謂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士服而來是已特謂以祭服臨戎於義未協此詩下二章不及征伐之事此云六師者猶言萬乘言其佐天子以振天下之治耳下言家室家邦未及天子亦明此爲天子錫命諸侯之詩而非諸侯祝頌天子之詩也

先集維霰 鄭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此說非也未雪先霰之頃必極寒霰轉爲六出之雪而後寒始定何嘗先有微溫且雪凝於上遇溫將釋安能復搏而爲霰乎霰不可散而爲雪雪不可合而爲霰成象成形同類而殊形故霰晶而微黑雪皚而不潤霰非雪成明矣董仲舒荅鮑敞之言曰雨凝于上體尙輕微而風因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爲大

雨下凝爲冰霰其說是矣風由地升漸起而上故始霰而終雪集傳錄用鄭箋未當

舉醕逸逸 舉醕逸逸者射禮之燕所異於燕禮者也按鄉射之禮獻酢既畢主人洗解醕賓賓不舉及衆賓畢獻之後主人之吏復舉解于賓賓又受奠于薦東工合房中之樂司正飲解在燕禮則繼以旅醕其在射禮不欲終燕事故以將射而暫輟旅醕醕爵爲之緩舉逸逸者緩詞也卽射禮所謂未旅告于賓請射者也射畢升自西階而後賓醕主人若燕射之禮雖獻酢已畢媵爵者致解于公公取所媵之解興以醕賓賓告于擯者請旅以旅大夫于西階射先雖一舉醕而射畢公又舉解賜賓與長以旅于西階如初禮則醕夾射以行前一舉醕後一舉醕禮不主于酒而醕亦逸逸其緩矣其曰鐘鼓既設者三縣在御鹿鳴新宮瑟笙三終而旅醕不舉逸逸其緩以須射也毛傳誤以逸逸爲往來次序而集傳因之鄭箋以鐘鼓既設爲將射改縣既于時序不合而大射與鄉射異無改縣之文其曰鐘鼓既設大侯既抗者諸侯之禮宿縣在兩階之東西不礙于射無所俟改然則上

文所云酒既和旨者其卽以賓拜告旨之禮言之與

有頌其首 說文頌大首也本如字布還切其字从頁頁貌也後人借此以爲斂賜之斂以頌賜爲正釋反以大首也爲借用讀之如焚失之

猱 陸璣疏云猱獼猴也集傳因之今按爾雅蒙頌猱狀郭璞曰卽蒙貴也狀如

蝮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九真日南皆出之云猱狀者言蒙貴肖猱也猱非卽

蒙貴而與蒙貴果然猩猩爲類故爾雅猱蝮善援猱似蒙貴而大善升木則如猱

陸佃曰猱一名狻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獼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線狻生川峽

深山中陳藏器言其似猴而大毛長黃赤色人將其皮作毼褥猱蓋豐毛柔垂之

獸故心以_付頭爲猱頭狗之長毛者爲猱絲與獼猴絕不相類陸璣之疎謬明矣

如塗塗附 涂中溇泥謂之塗如塗者言行于泥塗而染塗也塗附者言前旣受

塗後塗因黏前塗而相附也凡屐屨行泥溇者皆然而此則言車輪之輾泥淖也

考工記曰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鄭注云附著_音也此詩毛傳

亦曰塗泥附著也與考工記正合集傳曰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似指鏝牆

壁者而言未是此以比小人俗本無良爲君子者又復教之以不讓則相染益惡而無滌除之期非徽猷之可與屬也

充耳琇寶 禮自大夫以下弁而無冕充耳者瑱也冕之飾也古玉圖攷繪有充

耳形圓而長如大棗頂上一孔以受繫下垂如贅故旄邱之詩曰褻如充耳言如

旄之垂空贅於左右也

集傳以爲耳聾多笑纖巧不典

人士而服充耳其實卿也卿而謂之士者男

子之美稱可通稱之且對君子女而言士女也

尹吉 吉姓亡攷字或作姑南燕之姓國在今胙城縣然南燕未聞入仕於周亦

未聞與王室爲婚姻蓋周之庶姓非貴族也或此稱尹吉者卽吉甫之後孫以王

父字爲氏古之賜姓者或以字吉甫位望重因賜其諸孫爲尹吉氏以別於諸尹

而世吉甫之祿位故曰尹吉

藍 藍之爲草古今品類不一但葉可漬染青碧者皆蒙此名李時珍本草攷有

五種一蓼藍葉如蓼五六月開花成穗細小淺紅色子亦如蓼歲可三四刈月令

禁民毋刈藍者是也二菘藍葉如白菘三馬藍葉如苦蕒則爾雅所謂葳馬藍郭

璞曰今大葉冬藍是也俗謂之板藍菘藍馬藍用花結子並如蓼四吳藍長莖如蒿而花白五木藍長莖如決明高者三四尺分枝布葉葉如槐葉七月開淡紅花結角長寸許纍纍如小豆角收子畦種之今俗謂之青子藍任昉述異記以謂漢宮蓼園供染綠紋綬小藍者是也乃時珍生長蘄黃不知閩嶺湖南畦種作澱俗

註

以供東南布帛衣被天下之用者別有大藍叢生葉如嫩茗而枝脆葉茂清明取近根宿莖插之霜降刈之刈之不速則一夕經霜而萎黑既刈乃取其莖罨藏之爲來歲種無花無實非至肥之土芸培至三四者則不茂此外別有甘藍其葉長大而厚經冬不死開黃花煑食其葉甘美胡洽云河東羌胡多種之則今潞州人以染竹根青者賈思勰曰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此藍是也若詩之言藍者乃蓼藍也唯此一種藍生於原隰非必家園畦種亦有采歸種之者故齊民要術種藍法云初生三葉澆之礬治令淨五月新雨後卽拔栽其餘諸藍俱以可漬汁而染與藍同用而蓼藍之名耳古今稱名互相假借如此類者不一不可不辨

英英白雲

露降不以雲故集傳以此爲水上輕清之氣然水氣上蒸之似雲者

或晨或暮固亦霏微岸草閒而乍生乍散不能濡潤菅茅若露之溼草者高山平原無水之地隨在而有固不資於水氣且水氣騰上不能逾二三尺冉冉困平伏渙散不可謂之英英與雲殊類亦不可名爲白雲以此說詩雖巧而實未安今按晴夜所降之露所謂白露也有雲則無無雲則有而凡濃霧細雨露濡草木溼人衣履者亦可謂之露張旭詩云入雲深處亦霑衣高山大壑雲起之處見如微雨而漸卽平野回望之則唯見爲白雲而已露之爲言濡也謂溼雲之濡菅茅也遙望之則白雲入其中則爲霧霧亦謂之露故素問云霧露中人肌膚樂府清商曲云霧露隱芙蓉皆此謂也白雲自可露菅茅安在其爲水上輕清之氣哉

滌池北流 三輔黃圖云冰池在長安城西舊圖云西有滌池一名聖女泉蓋冰滌聲相近傳說之譌也一統志曰滌水出咸陽縣之滌池流至西安府西北合鎬水然鎬在渭南咸陽在渭北則滌水不能絕渭而入鎬水蓋滌池在咸陽縣之南境地在渭水之南與今縣治隔渭故北流入鎬以合于渭滌池繫之咸陽者其縣之境內也毛傳曰滌流貌鄭氏謂豐鎬之間水皆北流俱爲疎漏且滄者爲池行

者爲流自非實有此池爲澎水之源則言澎不當謂之池謂之池又不當言流矣
苕草木之名古今互異有同名而異實有異名而同實唯據所言前後之文以
攷之斯爲定論經言苕之華芸其黃矣則卽於黃華求之然後爲經所詠之苕而
不可亂他所引證未足爲真審矣爾雅苕陵苕郭璞注云一名陵時張揖廣雅云
苕葳陵苕蘧麥也陸璣疏則曰苕陵時一名鼠尾草似王芻葉紫華可以染阜今
按紫葳陵青花也一名陵時蔓生附木而生高數丈其花紅豔非芸黃也蘧麥者
石竹也一名南天竹花有細白粉紅紫赤數種俗呼洛陽花陶弘景謂其根卽紫
葳蘇恭辨正其誤是也鼠尾草一名陵翹一名蒨葉如蒿可以染阜穗如車前花
有紅白二種凡此數種皆非黃華足知古今名異陵時陵翹互襲陵苕之名而非
詩所言之苕今按苕可爲芾曰苕芾則今之所謂地膚子草者爾雅一謂之王芻
此草七月開黃花而葉與蘧麥相似故張揖以近似而亂則爾雅苕陵時或與王
芻異名互見而凡謂爲陵青花蘧麥鼠尾草者皆非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齷 爾雅吳羊牝羊夏羊牝殺吳羊綿羊夏羊山羊也吳羊頭

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初筵之詩曰俾出童殺吳羊雖瘦終無頭大之理故毛傳曰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畱小而星移其影易沒故毛傳曰言不可久也若如集傳云無魚而水靜則竟無可食矣奚但其不可飽乎故毛傳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自當以毛傳爲正

詩經傳疏卷二終